

# 等待戈多

## 人物

E 爱斯特拉冈 阿狗

V 弗拉德米尔 阿弟(阿毛)

P 波卓

L 幸运儿

B 男孩

## 第一幕

【一条乡村道路，一棵树

【傍晚

【爱斯特拉冈坐在一个小石头上，试图脱掉他的靴子。他两只手气喘吁吁地使劲拽着。

【他泄气了、累坏了、歇了会、继续。

【重复。

【弗拉德米尔上。

E：(再一次泄气)搞不好的。

V：(双腿叉开、小短步、僵硬地、往前走)我决定了。我这辈子老是做不了决定，老是对自己说，弗拉基米尔，靠点谱，你还没有什么都试过。于是只好接着折腾。(他思考着，嘴里喃喃着“折腾”。转向爱斯特拉冈)你来了啊。

E：是吗？

V：你回来了我真高兴，我以为你走了就不来了呢。

E：我也是。

V: 终于又见面了!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我们的重逢。那怎么? (他想)起来、让我抱抱<sup>[1]</sup>你。

E: (没好气地)等会儿, 等会儿。

V: (受伤了、冷冷地)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句: 阁下是在哪里度过了昨天的夜晚啊?

E: 一条沟里。

V: (羡慕地)沟! 哪儿?

E: (没有姿势)那儿。

V: 他们没打你?

E: 打了。没那么重。

V: 同一帮人?

E: 同一? 不知道。

V: 每当我想起……这么多年……要是没有我……你会怎么样……(果断地)不用多想, 你早就成了一堆枯骨。

E: 那又怎样?

V: (悲伤地)全丢给一个人(承受)太难了。(略停。兴高采烈地)再说了这会儿丧气又有什么用呢, 这才是我想说的。我们八百年前就该想通这一点, 在那九十年代。

E: 诶你别逼逼了赶紧帮我把这臭逼<sup>[2]</sup>脱了。

V: 手拉着手从艾菲尔铁塔上跳下来。那时候我们还很体面。现在太晚了。他们甚至不会放我们上去。(E拽他的靴子)你在干嘛?

E: 脱靴子。你就没脱过吗?

V: 靴子每天都要脱, 我都懒得跟你说。你为什么不听我说话?

E: (虚弱地)帮帮我!

V: 你疼?

E: (忿怒地)疼! 他还想知道疼不疼!

V: (忿怒地)好像就你一个人在受苦。我不苦。我倒想听听你要是我、会说些啥。

E: 你也疼?

V: (忿怒地)疼! 他还想知道疼不疼!

E: (手指)扣子开了。

V: (弯腰)对。(他把裤子扣起来)千万别忽略生活中的细节。

E: 你让我说啥好? 你总要等到最后一刻的。

V: (沉思)最后一刻.....(他沉思)岁月漫长, 值得等待。这句话谁说的?

E: 你为什么不来帮我?

V: 但是一想到这最终的一刻终会等到, 就感觉毛毛的。(他脱下帽子、朝里面看、摸了摸、抖了抖, 又戴上)我该怎么说呢? 又是宽心, 又是.....(他在心里找词).....惊心。(加重语气)悚~(他又脱下帽子、朝里面看)有意思。(他敲了敲帽顶, 像是要敲掉沾在帽上的什么东西似的, 再一次朝帽内看)搞不好的。(E使尽平生之力, 终于把一只靴子脱下。他往靴内瞧了瞧, 伸进手去摸了摸, 把靴子口朝下倒了倒, 往地上望了望,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从靴里掉出来, 但什么也没看见, 又往靴内摸了摸, 两眼出神地朝前面瞪着。)啥?

E: 没啥。

V: 给我看。

E: 没啥可看的。

V: 再穿上试试。

E: (展示他的脚)我要让它透透气。

V: 你就是这样, 脚出了问题怪靴子。(他又脱下帽子, 往帽内瞧了瞧, 伸手进去摸了摸, 在帽顶上敲了敲, 往帽里吹了吹, 重新把帽子戴上)越来越心惊肉跳。(沉默。V陷入沉思, E在拉脚指头)两个贼有一个得了救。(停顿)这比例还不错。(停顿)阿狗。

E: 啥?

V: 我们该忏悔一下。

E: 忏悔啥?

V: 噢.....(他想了想)我们用不着太具体。

E: 忏悔我们的出生?

【V纵声大笑又突然停止，手按着肚子，脸都变形了

V：笑都不敢笑。

E：臭规矩。

V：只能微笑。(他突然咧开嘴微笑，保持微笑，突然停止)感觉不一样。搞不好的。(停顿)阿狗。

E：(没好气地)咋？

V：你读过《圣经》吗？

E：《圣经》……(他想了想)我肯定看过两眼。

V：(惊讶)学校里没学过？

E：不记得有没有学过。

V：你记得《福音书》吗？

E：我记得圣地的地图。都是彩色的。很好看。死海是青灰色的。看一眼就觉得心痒痒。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我老这么说，那是我们该去度蜜月的地方。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很快乐。

V：你真该成为诗人。

E：我成过。(示意自己的破衣服)看不出来吗？

【沉默

V：刚说到哪了……你的脚怎么样？

E：肿起来了。

V：哦对了，那两个贼。你还记得那故事吗？

E：不。

V：你想让我给你讲讲吗？

E：不。

V：可以打发时间。(停顿)两个贼钉死在我们救世主身边。一个……

E：我们什么？

V：我们的救世主。两个贼。一个应该得救了而另一个……(他找寻得救的反义词)下去了。

E：从哪里得救？

V：地狱。

E：我走了。(他没有动)

V：然而.....(停顿).....怎么.....没让你无聊吧.....怎么四个写福音的使徒里面只有一个谈到有个贼得了救呢？四个都在场.....或者在附近.....可是只有一个谈到有个贼得了救。(停顿)喂，阿狗，给点反应，行吗？哪怕一次？

E：(过分热情地)我觉得真是超级超级有意思啊。

V：四个里面就一个。其他三个，有两个压根就没提什么贼，而第三个说两个都骂了他。

E：谁？

V：什么？

E：这都讲了些啥？骂谁？

V：救世主。

E：为啥？

V：因为他不肯救他们。

E：救他们出地狱？

V：笨蛋！救他们的命。

E：我以为你说救他们出地狱呢。

V：救他们的命，救他们的命。

E：那后来呢？

V：后来这俩准是下去了。

E：不然咧？

V：但是四个使徒里的一个说两个贼里的一个得了救。

E：嗯？他们的意见不统一，就这么回事。

V：可是四个使徒都在那。只有一个说起有个贼得了救。为什么要相信他而不相信另外几个？

E: 谁相信他?

V: 每一个人。人们只知道这个版本。

E: 人们就是群该死的无知的白痴。

【他痛苦地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向最左边，停住脚步，把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朝远处眺望，随后转身走向台的极右边，朝远处眺望。弗拉季米尔瞅着他的一举一动，随后过去捡起靴子，朝靴内窥视，急急地把靴子扔在地上。

V: 呸!

【他吐了口唾沫。E移动到中间，背对观众停住

E: 迷人的地方。(他转身，走到前面，面朝观众停住)美妙的景色。(他转向V)我们走吧。

V: 我们不能。

E: 为什么不?

V: 我们在等待戈多。

E: (绝望地)(这个注释法语里没有)哦! (停顿)你确定是这?

V: 啥?

E: 我们等的地方。

V: 他说在树边。(他们看着树)你还看见别的树吗?

E: 这是什么树?

V: 不知道。一棵柳树。

E: 树叶呢?

V: 准是棵枯树。

E: 没有哭<sup>[3]</sup>啊?

V: 还不到季节。

E: 更像棵灌木。

V: 像丛木。

E: 像灌木。

V: 像……你暗示什么？我们来错地方了？

E: 他该到了。

V: 他没说他准来。

E: 要是他不来呢？

V: 我们明天再来。

E: 然后后天再来。

V: 也许。

E: 一直下去。

V: 也就是说……

E: 直到他来。

V: 你真不讲情面。

E: 我们昨天来过这了。

V: 不，你弄错了。

E: 我们昨天干啥了？

V: 我们昨天干啥了？

E: 对啊。

V: 怎么……(忿怒地)有你在什么都确定不了。

E: 在我看来我们昨天在这。

V: (打量四周)你认得出这个地方？

E: 我没这么说。

V: 啊？

E: 都一样。

V: 完全一样.....那树.....(转向观众)那狗.....

E: 你确定是今天晚上?

V: 什么?

E: 我们等他。

V: 他说是星期六。(停顿)我想。

E: 你想?

V: 我准记下来了。(他在自己的衣袋里摸索着, 拿出各式各样的废物)

E: (非常阴险)哪一个星期六? 今天是不是星期六? 会不会是星期天? (停顿)或者星期一? 星期五?

V: (拼命往四周围张望, 仿佛景色上写有日期似的)这不可能。

E: 星期四?

V: 我们怎么办?

E: 如果他昨天来过了而我们没在这、你能确定他今天还会来吗?

V: 可你说我们昨天就在这。

E: 我也会弄错啊。(停顿)让我们先别说话, 行吗?

V: (无力地)好吧。(E坐在土墩上。V激动地来回踱着, 不时刹住眺望远方。E睡着了。V最后在E前停下)  
阿狗! .....阿狗! .....阿狗!

【E一下子惊醒

E: (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睡着了! (责备地)为什么你老是不让我多睡一会?

V: 我觉得孤独。

E: 我做梦了。

V: 别告诉我。

E: 我梦到.....

V: 别告诉我!



E: (向周遭做了个手势)有这些还不够吗? (停顿)你太不够朋友了, 阿弟。我自己的噩梦不告诉你, 还能告诉谁?

V: 你自己留着吧。你知道我受不了。

E: (冷冷地)有时候我琢磨, 我们是不是分开更好。

V: 你走不远的。

E: 那太糟糕了, 实在太糟糕了。(停顿)你说呢, 阿弟, 是不是太糟糕了? (停顿)当你想起路上的景色多么美丽。(停顿)还有路上的行人多么友善。是吗, 阿弟?

V: 冷静些。

E: (妖娆地)冷静……冷静……英国人管这个词叫cawm。(停顿)你知道英国人上妓院的故事吗?

V: 知道。

E: 讲讲。

V: 不讲。

E: 有个英国佬多喝了点酒, 进了家妓院。老鸨问他是要金头发的、黑头发的、还是红头发的, 接着说。

V: 不要。

【V急下。E站起来跟着他走到舞台尽头。E做手势跟观众要掌声(这里我不是很确定)。V上, 他从E身边擦身而过, 低着头穿过舞台。E朝他迈了一步, 停住。

E: (温柔地)你要跟我说话吗? (沉默。E往前迈一步)你有什么要跟我说吗? (沉默。E又迈了一步)阿弟……

V: (不转身)没啥好说的<sup>[4]</sup>。

E: (迈一步)你生气了? (沉默。迈一步)原谅我。(沉默。迈一步。E把手搭上V的肩膀)来吧, 阿弟。(沉默)把你的手给我。(V半转身)抱抱! (V僵住)别这么固执! (V软下来。他们拥抱。E弹开)你一股大蒜味!

V: 它对腰子好。(沉默。E盯着树)我们现在做什么?

E: 等着。

V: 对, 等着的时候做什么?

E: 要不上吊吧?

V: 嗯。会让我们翘起来。

E: (非常兴奋)翘起来!

V: 接着还有别的。掉下来的地方会开出曼陀罗。这就是为啥你拔花的时候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你不知道吗?

E: 我们赶紧上吊吧!

V: 在树枝上? (他们走向树)我信不过它。

E: 试试总可以吧。

V: 上吧。

E: 你先。

V: 不不, 你先。

E: 为什么我先?

V: 你比我轻。

E: 对啊!

V: 我不明白。

E: 用用脑瓜, 行不?

【V用了用脑瓜

V: (最后)我不明白。

E: 这么回事。(他想了想)树枝.....树枝.....(忿怒地)用用脑仁, 行不?

V: 只能靠你了。

E: (努力地)阿狗轻.....树枝不断.....阿狗死了。阿弟重.....树枝断了.....阿弟孤零零活在世上。而.....

V: 我没想到这一点。

E: 要是吊地死你, 就吊地死我。

V: 我真的比你重吗?

E: 你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五五开, 差不多吧。

V: 那? 我们要怎么做?

E: 什么都别做。这样更稳。

V: 我们等着看他怎么说。

E: 谁?

V: 戈多。

E: 好主意。

V: 我们就等着我们弄清楚我们的立场。

E: 要不就赶紧先趁热打铁。

V: 我很好奇他会对我们说什么。然后再选择听还是不听。

E: 我们到底问了他什么?

V: 你不在吗?

E: 我没好好听。

V: 哦, 也不是特别明确。

E: 一点点乞求。

V: 对的。

E: 一些些泛泛的恳求。

V: 准确。

E: 他的回应呢?

V: 他说 he 知道了。

E: 他不能应承什么。

V: 他要考虑一下。

E: 在他安静的家里。

V: 跟他的家人商量。

E: 他的朋友。

V: 他的代理。

E: 他的信使。

V: 他的书本。

E: 他的银行账户。

V: 最后再做决定。

E: 这是再平常不过了。

V: 不是吗？

E: 我想是的。

V: 我也这么想。

【沉默。

E: (焦虑地)那我们呢？

V: 什么？

E: 我说，我们呢？

V: 我不明白。

E: 我们的位置呢？

V: 位置？

E: 慢慢想。

V: 位置？我们跪在旁边。(做一个要饭的动作，表示乞讨)

E: 那么糟？

V: 阁下您还想保有什么特权？

E: 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了吗？

【V大笑，像先前一样突然抑制住，改为咧着嘴微笑。

V: 要不是被禁止的话我真想大笑。

E: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权利?

V: (明确地)我们抛弃了我们的权利。

【沉默。他们保持不动，胳膊耷拉着，头垂着，膝盖下垂。

E: (虚弱地)我们被绑住了吗? (停顿)难道我们没有……

V: 听!

【他们听，奇怪地僵住

E: 什么也没听到。

V: 嘘! (他们倾听。E失去平衡，险些摔倒。他攥住V的胳膊，V晃了两下。他们倾听，缩在一起，四目相对)我也没听到。

E: 你吓我一跳。

V: 我以为是他。

E: 谁?

V: 戈多。

E: 呸! 捕风捉影。

V: 我简直可以发誓我听到了吆喝声。

E: 他为什么要吆喝?

V: 吆喝他的马。

【沉默。

E: 我们走吧。

V: 去哪? (停顿)今晚我们也许会住在他家里，吃饱了，睡在、温暖的、干燥的、草甸上。所以我们应该等着，你不觉得吗?

【沉默。

E: (猛地)我饿了!

V: 要胡萝卜吗?

E: 就只有这个了吗?

V: 也许还有些萝卜。

E: 给我个胡萝卜。(V在衣兜里掏半天, 掏出个萝卜给E。E咬了口, 忿忿地)这是萝卜!

V: 请原谅! 我简直可以发誓我给你的就是胡萝卜。(我以为是根胡萝卜)(他又在兜里摸索, 只找到了萝卜)全都是萝卜。(他摸索)准是被你吃光了。(他摸索)等下, 我找到了。(他掏出一根胡萝卜给了E)给, 老朋友。(E用袖子擦了擦胡萝卜开始吃)把萝卜还给我。(E把萝卜还给V)慢点吃, 最后一个了。

E: (咀嚼着)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V: 啊。

E: 你回答了没有?

V: 胡萝卜怎么样?

E: 是甜的。

V: 好的很, 好的很。(停顿)你想知道什么?

E: 我忘了。(咀嚼)这事真烦。(他欣赏着胡萝卜, 在拇指和食指尖晃动)但我永远忘不了这根胡萝卜(真好吃, 这个胡萝卜(他津津有味的舔着胡萝卜头))。哦对了, 我想起来了。(他咬了一口)

V: 嗯?

E: (咀嚼着, 咽了一下)我问你我们被绑住了吗?

V: 绑住?

E: b ang 绑。

V: “绑住”是指?

E: 绑定。

V: 跟谁绑定? 被谁绑?

E: 绑在你的那位。

V: 戈多? 跟戈多绑定! 你真能想? 绝无可能! (停顿)就这会来说。

E: 他叫戈多?

V：我觉得是。

E：真时髦。(他拎起吃地只剩叶子根的胡萝卜，在眼前摇摆)有意思，越吃越淡。

V：对我来说正好相反。

E：换句话说？

V：我会慢慢习惯。

E：(沉思了半晌)这是相反？

V：这就是性情。

E：是性格。

V：你无能为力。

E：挣扎也没用。

V：人就是人。

E：掰也没用。

V：本质改不了。

E：搞不好的。(他把吃剩的胡萝卜递给V)给你吃完？

【一阵恐怖的叫喊，离他们很近。E丢了胡萝卜。他们停止不动，接着同时朝舞台两侧跑去。E中途停下，跑回来，捡起胡萝卜，塞回了口袋，跑向等他的V那边，又一次停下，跑回来，捡起他的鞋子，跑到V身边。他们缩在一起、搂肩搭背，等待。

【P和L上。L的脖子上绕着一根绳，P像驾马一样驾着L。L先入场，跟着是一根超过半个舞台的长绳，然后P入场。L拎着一个行李、一个折凳、一个野餐蓝、一件大衣，P拿着鞭子。

P：(台后)快点！(鞭子声。P登场。他们穿过舞台。L从V和E面前走过，下台。P看了眼V和E，停了下。绳子一紧。P使劲抽了几下绳子。)回来！

传来L带着行李摔在地上的声音。V和E转向他，又想上前帮忙、又有点胆怯害怕。V向L迈了一步，E拽住他的袖子把他拉了回来。

V：放开！

E：别动。

P: 小心! 他对生人……(V和E转向P)很凶。

E: (小声)是他吗?

V: 谁?

E: (努力想名字)额……

V: 戈多?

E: 对。

P: 我介绍一下啊——P。

V: (对E)不是。

E: 他说戈多。

V: 压根不是!

E: (怯生生地对P)您不是戈多吗, 老板?

P: (可怕的声音)我是P! (沉默)P! (沉默)你们没听过吗? (沉默)我说你们就没听过这个名字吗?

【V和E面面相觑

E: (假装回想)Bozzo……Bozzo……

V: (同上)Pozzo……Pozzo……

P: PPPOZZZO!

E: 喔, Pozzo……我想想……Pozzo……

V: 是Pozzo还是Bozzo?

E: Pozzo……不……我不认识……不……我没听过……

【P步步进逼

V: (讨好地)我有认识一家叫Gozzo。他妈有淋病。

E: (急急地)我们不是本地人, 老板。

P: (停下脚步)你们(总归)是人吧。(他戴上眼镜)至少看起来……(他摘下眼镜)跟我是一类。(他哈哈大笑)是P的同类! 都是照着上帝的模样造的!



V: 这是咋说的

P: (断然地)戈多是谁?

E: 戈多?

P: 你们把我当成了戈多

V: 哦不, 老板, 没那回事, 老板。

P: 他是谁?

V: 哦他是个.....只打过罩面。

E: 压根算不上, 简直不认得他。

V: 没错.....跟他并不熟.....但总地来说.....

E: 就是见了面也认不出他。

P: 你们认为我是他。

E: (在P面前退缩)那是因为.....你懂的.....天黑.....紧张.....等待.....我承认.....一时间.....我还以为.....

V: 别听他胡说, 老板, 别听他的。

P: 等待? 这么说你们在等他?

V: 您瞧.....

P: 这儿? 在我的土地上?

V: 我们没有恶意。

E: 我们都是好心

P: 路是可以随便走的。

V: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P: 真是耻辱。但来都来了。

E: 我们已经无可挽回了。

P: (动作很大))别提了。(他抖了一下绳子)起来,猪(此处没有猪)!(停顿)他只要一摔倒就睡着。(抖绳子)起来,猪!(L起身捡行李的声音。P抖动绳子)倒!(L倒退着上台)停!(L停下)转!(L转身。和蔼地朝向V和E)老板们,能遇到你们我很高兴。(他们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真的真的,确实高兴。(他抖了抖绳子)近点!(L迈步)停!(L停下)真的,一个人独自赶路,路就显得特别漫长,尤其是一口气走了.....(他看了看表).....那个.....(他计算).....是的,六个小时,没错,总共六个小时,连个鬼影都没有。(对L)大衣!(L放下行李,迈步,给他大衣,走向原来的地方,拎起行李)拿着!(P递过鞭子。L迈步、两只手都满了,用嘴接过鞭子,走向原来的位置。P开始穿上大衣,停下)大衣!(L放下行李,篮子和板凳,帮助P穿上大衣,回到自己的位置,拿起行李、篮子和板凳)今晚点空气有了点秋意。(P扣好大衣扣子,停下,检查下自己,挺直身子)鞭子!(L迈步,停下,P从他嘴里(狠狠地)拿回鞭子,L回到自己的位置)没错,老板们,我不能在漫漫长路上缺少跟我同类的相处(他戴上眼镜看向两个同类)哪怕同类也没那么完美。(他摘下眼镜<sup>[5]</sup>凳子!)

(L放下行李和篮子,迈步,打开折叠凳,放下,回到自己的位置,拿起行李和篮子)近点!(L放下行李和篮子,迈步,移动板凳,回到自己的位置,拿起行李和篮子。P坐下,用鞭子柄抵着L的胸口推)退!(L退后一步)远点!(L又退了一步)停!(L停下。对V和E)正因如此,只要你们同意,我想<sup>[6]</sup>在我走之前,能跟你们一起共度时光。

篮子!(L迈步,递过篮子,回到自己的位置)新鲜的空气唤起了已经疲惫的食欲。(他打开篮子,拿出一块鸡肉和一瓶红酒)篮子!(L迈步,拿起篮子回到自己的位置)远点!(L后退一步)他臭。干杯<sup>[7]</sup>!

【他直接从瓶子里喝酒,放下开始吃肉。安静。

【V和E,围着L、上下打量,一开始和谨慎,接着逐渐胆大。P粗暴地吃着鸡肉,吮过之后把骨头扔了出来。L慢慢下垂,行李和篮子触碰了地面,马上挺直接着又慢慢下垂。有节奏地站着睡着了。

E: 他怎么了?

V: 他似乎累了。

E: 他为啥不把包放下?

V: 我怎么知道?(他们接近他)当心!

E: 说两句?

V: 瞧!

E: 什么?

V: (指)他的脖子!

E: (看脖子)啥。

V: 这儿。 [8]

【E走到V身边。(E和V换了位置)

E: 我操!

V: 一个脓疮。

E: 绳子弄的。

V: 绳子磨的。

E: 这也难免。

V: 这个节弄的。

E: 这个节刷的。(必然的, 没办法)

【他们继续观察, 贴近脸。

V: (勉强)他长得不难看。

E: (竖起肩膀, 担心的样子)你真这么认为?

V: 有点娘。

E: 瞧那口水。

V: 这也难免。

E: 滴下来了。

V: 也许是个弱智。

E: 一个白痴。

V: (凑近看)甲状腺有点肿。

E: (如上)也不一定。

V: 他在喘。

E: 这也难免。

V: 瞧他的眼睛!

E: 怎么啦?

V: 鼓出来了。

E: 就像鼓大了垂死的最后一眼。

V: 也不一定。(停顿)问他个问题。

E: 这样好吗?

V: 来都来了。

E: (怯生生地)师傅……

V: 响点。

E: (响了点)师傅……

P: 别去缠他! (他们转向P, 他这时刚吃完, 用手背擦了擦嘴)你们没发现他想休息吗? 篮子! (他划了根火柴点烟斗。E发现了地上的鸡骨头, 贪婪地盯着它们。L没有动。P愤怒地扔掉火柴拉扯绳子。)篮子! (L差点摔倒, 清醒过来, 上前, 把酒瓶放进篮子, 回到自己的位置。E盯着骨头。P点着另一个火柴去点烟斗。)能指望什么呢, 这不是他的活。(他抽着烟斗, 伸伸两腿)啊, 这样舒服多了。

E: (怯生生)请问, 老板……

P: 什么事, 我的朋友?

E: 嗯……您已经吃完了……嗯……你不要这些……嗯……骨头了把, 老板?

V: (觉得可耻地)你就不能等会?

P: 不不, 很正常。我还要不要这些骨头? (他用鞭子翻了下骨头。)不, 我个人不需要了。(E向骨头走近一步)但是……(E退后一步)……但是按道理骨头归提包的。就是他。(E转向L, 犹豫地)去吧, 去吧, 别怕, 问问他, 他会告诉你的。

【E走向L, 在他面前停下。

E: 老板……不好意思, 老板……

P: 有人问你话呐, 猪! (对E)再试一次。

E: 不好意思, 老板, 骨头, 你没想要吧?

【L死死看着E。

P: (非常开心地)老板! (L低下头)回答! 你要还是不要啊? (L不出声, P转向E)归你了。(E一个箭步蹿向骨头, 捡起来开始嚼)我不喜欢这样。我们从来没见过他不要骨头。(他焦虑地看着L)他要是病了就有地瞧了。

【他敲了敲烟斗。

V: (爆发)真丢人!

【沉默。E大吃一惊, 停止了嚼骨头, 看了看P又看了看V。P外表很镇定。V很羞愧。

P: (对V)你是不是有所指?

V: (坚定地结巴着)像这样……(指着L)……对待一个人……我认为……不……一个人类……不……真丢人!

E: (不甘落后)真丢脸!

【他继续嚼。

P: 你们真苛刻。(对V)冒昧问一句, 你多大年纪? (沉默)六十? 七十? (对E)你说他多大了?

E: 十一。

P: 冒犯了。(他对着鞭子上敲出烟斗里的灰, 站起身。)我得上路了。谢谢你们的陪伴。(他想了想)要么我再(和你们)抽一斗, 你们怎么说? (他们什么都没说。)哦我抽烟不多, 一点也不多, 我不习惯连着一口气抽两斗, 这会使(用手捂着胸口叹气)我的心怦怦跳。(沉默)尼古丁, 怎么预防都会被吸收。(叹气)你懂的。(沉默)或许你们不抽烟? 抽? 不抽? 这不重要。(沉默)可既然我已经站起来了, 我该怎么坐下去呢? 不故作姿态, 不显得……我要怎么形容……不显得跟里跟跄。(对V)你说啥? (沉默)也许你啥都没说? (沉默)不重要。让我想想……

【他沉思。

E: 啊! 这样好多了。

【他把骨头装进衣袋。

V: 走吧。

E: 这么快?

P: 等会! (拽了拽绳子)凳子! (他用鞭子指了指。L移动凳子)再过来点! 就那儿! (他坐下。L回到原处)搞定!

【他装烟。

V: (强烈)咱们走吧!

P: 但愿不是我把你们赶跑的。再等一会儿, 你们不会失望的。

E: (等待施舍的样子)我们不急。

P: (点起烟斗)第二斗就没那么香了……(他从嘴里取出烟斗, 沉吟一会)……当然是相比第一斗来说。(他把烟斗放回嘴里。)但香还是香的。

V: 我走了。

P: 他不愿意跟我共处了。我也许不太人道, 可谁在乎呢? (对V)凡事多想想别着急(下结论)。譬如你们现在大白天地走了, 没人否认现在还是大白天吧。(他们都抬头看天)很好。(他们停止看天)会发生什么呢, 那个……(他从嘴里拿出烟斗, 检查它)灭了(他重新点着)……那个……(吹)……那个……(吹)……那个约定该怎么办? 就是那个……戈德……戈登……戈特……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 那个掌握了你们命运的……(停顿)……起码你们当前的命运。

E: (唐: 有道理)

V: 你怎么知道?

P: 他又对我说话了! 要是继续下去我们都要成为哥们了。(唐: 彼此喜欢, 产生好感)

E: 他干嘛不把行李放下?

P: 我见了他一定也很高兴。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高兴。哪怕再简单的生物, 也能让滋养我们, 丰富我们, 让我们更加清晰度地感到自己的幸福。甚至你们……(他炫耀地轮流看着他们, 示意指的是他们)……甚至你们, 谁知道呢, 说不定能教会我些什么。

E: 他干嘛不把行李放下?

P: 虽然那会让我吃惊的。(针对前面教会我些什么)

V: 有人在问你问题。

P: (高兴)问题! 谁? 什么? 刚刚你们还一口一个老板, 颤颤巍巍地。现在你们居然正在问我问题。(如果这样下去)没啥好事!

V: (对E)我想他在听。

E: (绕着L)什么?

V: 你可以问他了。他听着呢。

E: 问他啥?

V: 他干嘛不把担子放下。

E: 我纳闷(这个问题)。

V: 问他啊, 行吗?

P: (集中注意力焦急地听着他俩, 生怕他们把问题给忘记了)你们想要知道他干嘛不把、你们描述的**担子**、放下来?

V: 对。

P: (对E)你确定吗?

E: (绕着L转圈)他喘地像头海象。

P: 回答是这样的。(对E)你站住咯, 劳驾, 你让我紧张。

V: 瞧。

E: 啥?

V: 他要讲了。

【E走到V旁边。静静地, 肩并肩, 等待。

P: 很好。诸位都准备好了吗? 诸位都看着我了吗? (他看了看L, 拽下绳子。L抬起头)看着我, 猪! (L看向他)很好。(他把烟斗放进口袋, 拿出一个喷雾器喷了一下嗓子, 把喷雾器放回口袋, 清了清嗓子, 吐了口痰, 重新拿出喷雾器, 重新喷了下嗓子, 放回口袋)(准备)好了。诸位都在听吗? 诸位都准备好了吗? 向前(L向前)停! (L停住)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吗? (他逐个打量他们, 拽绳子)猪! (L抬起头)我不喜欢对着真空说话。很好。让我想想。

【他思考。

E: 我走了。

P: 你们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V: 他为啥……

P: (愤怒地)别打断我! (停顿。冷静。)要是我们一起讲话就谁也听不清了。(停顿)我说到哪了? (停顿, 更大声)我说到哪了?

【V模仿一个人拎着重物。P看着他、很困惑。

E: (用力地)行李。(他指了指L)为啥？一直拎着。(他垂下，大口喘气)从来不放下。(他张开手，如释重负地伸直身子)为啥？

P: 啊！你们为什么不早说？他为什么不让自己舒服些？让我试着捋清楚。他有没有这个权力？他当然有。但是他不想要吗？这才是你们要问的。那么他为什么不想要？(停顿)先生们，原因是这样的。

V: (对E)拿笔记一下。

P: 他想要讨好我，想要我留下他。

E: 啥？

P: 可能我没有说得太清楚。他想要打动我，让我打消抛弃他的念头。不，这样说也不准确。

V: 你想要抛弃他？

P: 他想用苦肉计，但我不买账。

V: 你想要抛弃他？

P: 他以为我看他东西拎地这么好，会情不自禁地留他一直拎下去。

E: 你受够他了？

P: 事实上他拎着像头猪。他不该干这个。

V: 你想要抛弃他。

P: 他以为我看他坚持不懈的样子，会懊悔自己的决定。这就是他可怜的诡计。搞地我还缺奴隶一样！(三个全部看着L)阿特拉斯，朱庇特<sup>[9]</sup>的儿子！(沉默)嗯，我想，就这些。还有别的(问题)吗？(喷雾器喷)

V: 你想要抛弃他？

P: 请注意要不是机遇使然，我也可能走他的路、而他走我的。人各有命。

V: 你瞎抛特？

P: 你再说一遍？

V: 你想要抛弃他？

P: 是的。但是相比把他赶走、我是说把他一脚踢出去，出于善心我还是把他带到市场上，给他卖个好价钱。说真的这玩意你直接赶不走，最好还是把他宰了。

【L哭泣。



E：他哭了。

P：老狗都比他有骨气。(他把自己的手帕递给E)你既然可怜他，去安慰他吧。(E犹豫)快点。(E拿过手帕)擦去他的泪水，他就不会感到那么被抛弃了。

【E犹豫

V：来，给我，我去擦。

【E没把手帕给他。

【孩子气的姿势。

P：趁他还在哭，赶紧地。(E走近L，想要擦去他的眼泪。L狠狠地踢在他小腿上。E丢下手帕、弹回、在舞台上趔趄着、疼地直叫)手帕！

【L放下行李和篮子，捡起手帕递给P，回到原处，提起行李和篮子。

E：哦，猪头！(他卷起裤腿)他把我弄瘸了。

P：我早告诉过你们他不喜欢生人。

V：(对E)让我看看。(E展示他的腿。对P，愤怒地)他在流血！

P：这是个好迹象。

E：(用一只脚)我再也走不了路了！

V：(温柔地)我会背你的。(停顿)必要的话。

P：他不哭了。(对E)你已经接替了他。(抒情地)世界上的眼泪总数是一个恒定的量。有一个人哭，在另一个地方，就有一个人不哭。笑也是同样。(他笑)让我们不要说我们的时代不好，因为我们的时代并不比之前的更不好。(停顿)我们也不必说它的好。(沉默)我们压根不必说它。(沉默)不过人口确实越来越多了。

V：走走试试。

【E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在L面前停下，朝他吐口水，然后走过去坐在土遁上(开场的位置)。

P：猜猜看是谁教会了我这许多美妙的东西？(停顿，指向L)我的L！

V：(看着天)天怎么就黑不下去了？

P：要不是他，我的一切想法、我的一切感受，都会显得平平无奇。(停顿。用异乎寻常的热情)妥妥的瞎操心！(平静些)至真、至善、至美，这些过去都超乎我的理解。胥靡<sup>[10]</sup>。

V: (吃了一惊, 不再看天)胥靡?

P: 那约莫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他计算着).....是的, 约莫六十年。(骄傲地挺起胸膛)你们肯定没看出来, 是吧? 跟他相比、我看上去就像个小伙子, 是吧? (停顿)帽子! (L放下篮子, 摘下帽子。他长长的白头发披到了脸上。他把帽子夹在胳膊底下, 拿起篮子)瞧。(P摘下自己的帽子, 脑袋光秃秃的, 他重新戴上帽子)瞧见没?

V: 胥靡是啥?

P: 你们这里没有。你们是干禧一代吗? 过去我们有小丑, 现在有钱的人, 有胥靡。

V: 你现在要把他赶走? 这么一个忠心的老仆人!

E: 猪头!

【P越来越激动

V: 在吸干了他身上全部的精华以后, 你把他甩掉, 就像.....就像甩掉一块香蕉皮。真的.....

P: (两头抱头, 呻吟着)我受不了.....再也受不了了.....他的所作所为.....你们无法想象.....太可怕了.....他必须走.....(他挥舞双臂).....我要疯了.....(他奔溃, 双手抱头).....我受不了.....再也受不了了.....

【沉默。所有人看着P。

V: 他受不了。

E: 再也受不了了。

V: 他要疯了。

E: 太可怕了。

V: (对L)你怎么能这样! 真让人恶心! 这么好的主人! 要那样折磨人家<sup>[11]</sup>! 都这么多年啦! 真是!

P: (啜泣)他过去是那么亲切.....那么有用.....那么好玩.....让我也变得更好.....可是现在.....他简直要命。

E: (对V)他是要换人吗?

V: 啥?

E: 他是不是要另外找个人接替?

V: 不是吧。

E: 啥?

V: 我不知道。

E: 问他。

P: (平静些)诸位, 我不知道我刚才怎么了。原谅我。忘掉我所说的一切。(逐渐恢复常态)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 但请你们不要当真。(挺起身子, 拍打胸脯)我看上去像是个会受罪的人吗? 说实话? (他在各个口袋摸索)我把烟斗放哪了?

V: 这个黄昏可真有意思。

E: 难以忘怀。

V: 而且还没结束。

E: 看上去还没。

V: 才刚开始。

E: 真刺激!

V: 像在看戏。

E: 在马戏团。

V: 在音乐厅。

E: 在马戏团。

P: 我把我的石楠烟斗扔哪了?

E: 他在叫唤呐。他把他的烟嘴给丢啦。

【哄笑

V: 我一会回来。

【他加速朝台侧走去

E: 在走廊尽头, 左手边。

V: 留好座。

【V下。

P: (泪流满面)我弄丢了我的心爱之物<sup>[12]</sup>。

E: (笑地前仰后合)他要笑死我了。

P: 你们可曾见过.....(他找不到V)噢! 他走啦! 连一句再见都没有! 怎么能这样! 他该等一会!

E: 他会胀破的。

P: 哦! (停顿)那没事, 那样的话, 要是那样的话.....

E: 过来。

P: 什么?

E: 来了就知道了。

P: 你要我起来?

E: 快点! (P站起来, 走到E身边。E指向远处)看!

P: (戴上眼镜)噢, 有意思!

E: 完了?

【V上, 阴沉着脸, 用肩膀撞开L, 踢倒凳子, 激动地来回走。

P: 他不高兴。

E: (对V)你错过了好戏。可惜啊。

【V停下, 竖直凳子, 来回走着, 平静些。

P: 他消停了些。(环顾四周)的确一切都消停了。一片巨大的宁静。(举起手)听! 潘睡着了。

V: 天怎么还不黑?

【三人看向天空。

P: 一定要等到天黑了才走吗?

E: 嗯您瞧.....

P: 这是很自然的, 非常自然。我自己要是你们, 要是我跟人有约, 这位godin.....gotet.....戈多.....反正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会一直等到天黑才死心。(他望向凳子)我非常想坐下来, 但我想不出该如何坐下来。

E: 我能帮到忙吗?

P: 要是你请我我也许可以。

E: 啥?

P: 要是你请我坐下。

E: 那是帮忙?

P: 我觉得是。

E: 那来吧。请坐, 先生, 我请求您。

P: 不不, 我没想坐! (停顿。低声)再求一次。

E: 来嘛来嘛, 坐下吧, 我恳求您, 否则您会得肺炎的。

P: 你真这么认为?

E: 千真万确。

P: 毫无疑问你是对的。(他坐下)又做到了! (停顿)谢谢你朋友。(他看了看表)但我真的非走不可了, 我得遵照我的行程。

V: 时间停了。

P: (把表贴在耳边)真不敢相信, 先生, 不敢相信。(他把表揣回口袋)怎么都成, 但表不能停。

E: (对P)今天什么东西在他眼里都是漆黑一片。

P: 除了天。(他大笑, 为自己的俏皮得意)但我明白这意思, 你们不是这地方的人, 你们不知道这边的暮色的能耐。我该告诉你们吗? (沉默。E开始试穿他的靴子, V捣鼓他的帽子)真是难以拒绝你们。(使用喷雾器)请你们小小注意一下。(E和V继续捣鼓靴子和帽子, L快睡着了, P轻轻抽了下鞭子)这根鞭子是怎么回事? (他站起身, 使劲挥动鞭子, 终于甩响了。L跳了起来。V的帽子、E的靴子、L的帽子, 掉到了地上。P把鞭子扔下)用烂了, 这根鞭子。(他看着V和E)我说什么来着?

V: 我们走吧。

E: 让你的脚歇歇劲吧, 你会把命都送掉。

P: 对的。(他坐下, 对E)您叫什么来着?

E: (滴答声) 亚当。

P: (没在听)哦是的, 夜晚。(他抬起头)大家注意了, 否则我们哪也干不成。(他看向天)看! (都看向天, L开始打盹, P抖动绳子)你看天, 猪! (L看向天)好, 够了。(他们停止看天)那里有什么如此不凡? 这个

天。它苍白光亮，就像这个时间所有的天。(停顿)同一纬度的。(停顿)天气好的话。(抒情地)一个小时前(他看了下表)，大概吧，(抒情地)在倾泻了(犹豫)就当是从早上10点开始(抒情地)不知疲倦地倾泻了红色和白色的光之后，它开始失去它的光辉，开始渐渐苍白(用两手比划)，苍白，更苍白，再苍白一点，直到(戏剧性停顿、两手向两边使劲摊开)噗！玩完了！不再变化了。但……(手举起警告)但是在这温柔与平静的面纱之后，夜晚在伺机(颤抖地)扑向我们。(打响指)喽！就那样！(他的灵感枯竭了)正当我们不再期待的时候。(沉默。忧郁地)在这婊子养的地表上，就是这样。

【长久的沉默。

E：一直不都这样嘛。

V：所以可以等待。

E：我们知道什么一定会来。

V：不用担心太多。

E：只需等待。

V：我们习惯了。(他捡起帽子，往里面看看，抖抖，戴上)

P：你们觉得我的(表演)怎么样？(V和E呆呆看着他<sup>[13]</sup>)好？还行？凑合？不怎么样？很烂？

V：(开始理解P的意思)噢，很好，好得很啊。

P：(对E)你觉得呢？先生？

E：棒、棒棒棒极了。

P：(热情地)感谢你们，先生们！(停顿)我特别需要鼓励！(停顿)我结尾的时候有点后劲不足，注意到了吗？

V：哦也许只是一丁点不足。

E：我还以为是故意的。

P：我是有点忘词。

【沉默

E：同时，什么都没发生。

P：你觉得无聊？

E：有点。

P: (对V)你呢? 先生?

V: 确实不好玩。

【沉默。P向内挣扎

P: 先生们, 你们一直都待我……很得体。

E: 没有没有。

V: 哪的话。

P: 是的是的, 你们都很礼貌。以至于我问我自己有什么我这边可以做的, 来帮助这两位诚实却生活如此没劲的朋友。

E: 十个便士就可以。

V: 我们不是乞丐。

P: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我这么问自己, 好让他们觉得时间没那么漫长? 我已经给了他们骨头, 我已经跟他们说这说那, 我已经解释了暮色、显然。可是这是否足够? 这让我内心煎熬, 这是否足够?

E: 五个便士也行。

V: (对E)够了!

E: 再少我就走。

P: 这就够了吗? 毫无疑问。但我很慷慨。这是我的本性, 没有办法。(他抖动绳子。L看向他)我必将受苦, 毫无疑问。(他捡起鞭子)你们更中意什么? 要不让他跳个舞? 唱个歌? 朗诵一段? 思考一下? 或者……

E: 谁?

P: 谁! 你们知道怎么思考? 对吧?

V: 他思考?

P: 当然。非常响亮。他甚至曾经思考地很漂亮, 我能一连听上几个钟头。现在……(他哆嗦)越来越糟了。那, 你们想听听他给我们思考些什么吗?

E: 我宁愿他跳舞, 更热闹。

P: 不一定。

E: 你说呢, 阿弟, 会有趣些?

V: 我想听他思考。

E: 也许他可以先跳舞再思考, 要是他吃得消。

V: (对P)这样行吗?

P: 当然可以, 小菜一碟, 这顺序很自然。

【他短笑

V: 让他跳起来。

【沉默

P: 听到了吗?

E: 他从不拒绝?

P: [他拒绝过一次。]我等一下跟你们解释。(沉默)跳舞, 混蛋!

【L放下袋子和篮子, 走到台前, 转向P。E为了看清楚站起来。L跳舞, 停止。

E: 完了?

P: 再来一个!

【L一模一样又跳了一遍, 停止。

E: 呸! 这我也行。(他模仿L, 差点摔倒)练一下就行。

V: 他大概是累了。

P: 过去他会跳farandole、fling、brawl、jig、fandango, 甚至还会hornpipe, 还会快乐地颠腿跳。现在他最多只能这样了。你们知道他管这叫什么吗?

E: 替罪羊的痛苦。[14]

V: 硬板凳。(硬马扎) [15]

P: 罗网之舞。他觉得他是落网之鱼。

V: (像个美学家一样蠕动)这里主要是关于那个……

【L正要回去拿他的袋子和篮子。



P: 喔啊!

【L僵住。

E: 所以他从来没拒绝过?

P: 我说给你们听。(他在口袋中摸索)等下。(他摸索)我把喷雾器放哪了?(他摸索)呃这真是……(他抬头, 惊愕住, 小声说)我找不到我的喷雾器了!

E: (小声说)我的左肺很弱!(他无力地咳嗽。发出响亮的声音)可我的右肺跟洪钟一样响亮。

P: (正常声音)没事了! 说什么来着。(他思索)等下, (思索)看这不是……(他举起手)帮帮我!

E: 等等!

V: 等等!

P: 等等!

【三人都同时摘下帽子, 用手按着前额。

E: (得意)啊!

V: 他想到了。

P: (不耐烦)嗯?

E: 他为啥不把行李放下来?

V: 我操!

P: 你确定?

V: 他妈的, 这不是早告诉我们了吗?

P: 我早告诉你们了?

E: 他早告诉我们了?

V: 不管怎么他已经把行李放下了。

E: (看了眼L)他放了。那又怎样?

V: 他既然已经把行李放下了, 我们就不该再问他为什么他不把行李放下来。

P: 太讲理了!

E: 那他为啥放下的?

P: 回答我们。

V: 为了跳舞。

E: 对。

【沉默。他们戴上帽子。

E: (站起来) 没事发生, 没有人来, 没有人走, 太糟糕了。

V: (对P)叫他思考。

P: 把他帽子给他。

V: 他的帽子?

P: 他不戴帽子没法思考。

V: (对E)给他帽子。

E: 我! 在他踢了我之后! 我可不干!

V: 我去给。

【他没有动。

E: (对P)叫他自己去拿。

P: 最好还是拿给他。

V: 我去给。

【他捡起帽子, 伸长了胳膊递给L, L不动。

P: 你要给他戴头上。

E: (对P)叫他自己戴。

P: 最好还是戴他头上。

V: 我去戴。

【他绕到L身后, 小心翼翼地靠近, 把帽子戴在头上, 迅速缩回身子。L不动。沉默。

E: 他在等什么?

P: 退后! (V和E躲开L。P抖动绳子。L看向P)思考, 猪! (停顿。L开始跳舞)停! (L停止)向前! (L上前)停! (L停下)思考!

【沉默。

L: 另一方面是关于……

P: 停! (L停止)退后! (L后退)这里! (L停止)转身! (L转身面向观众)(转身这个法语版没有, 不过无关紧要)吁! (那个喊马的语气词) (L转身面向观众) )思考!

【在L长篇演说的时候, 其余人反应如下:

1)V和E都注意听, P垂头丧气表示厌恶;

2)V和E开始抗议, P越来越痛苦;

3)V和E又开始注意听, P越来越激动, 开始呻吟;

4)V和E严重抗议, P跳起来拉紧绳子, 一片喊叫声。L拉住绳子, 蹒跚着, 喊着他的词。其余三人全扑到L身上, L挣扎着喊着他的词。

L: 鉴于正如彭奇和瓦特曼的公共工程里所强调的一个个体的神 等等等等 有着白胡子 等等等等 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来自神圣的冷漠神圣的亚细亚神圣的喑哑的至高处 深爱着我们除了少数的例外出于不明原因但时间会解释一切 如同神圣的米兰达一样忍受那班出于不明原因但时间会解释的人陷入折磨陷入烈火而火焰如果继续燃烧将烧遍苍穹把地狱烧上天堂 而天堂还是如此澄蓝如此平静平静地好比平静时断时续但总比没有的好 但别着急还要考虑一下那未尽的劳动成果被署名为人体测测测量学学学院的艾西的波西的泰斯丢和丘那德 是建立在所有疑问除了那些质疑人类劳动的疑问之外别无疑问之上 泰斯丢和丘那德的未尽的劳动成果基于如下但别太着急出于不明原因彭奇和瓦特曼的公共工程是基于对法特弗和布兰切未尽的劳动成果的疑问而出于不明原因泰斯丢和丘那德的未尽的劳动成果是建立在众多否认波西的泰斯丢和丘那德的人在艾西的人缩写的人简化的人 尽管在营养上的长足进步以及排泄废物以及松树废物以及松树于此同时还有一些不明原因尽管体育文化的长足进步体育的实践比如网球足球跑步自行车游泳飞行浮行骑马滑翔意动曲棍球溜冰网球等等各种垂死的飞翔的运动在各式各样的秋天夏天冬天冬天各种各样的网球各种各样的曲棍球各式各样的盘尼西林和替代品总地来说我继续飞翔滑翔高尔夫球在九洞和十八洞之间各种各样的网球总地来说出于不明原因番克汉姆派克汉姆富尔姆凯尔汉姆即在此同时多了的东西出于不明原因但时间会解释都会消逝殆尽我猜想富尔姆凯尔汉姆总地来说从贝克利主教死亡死一次失去一颗人头开始直到死一次失去一寸四盎司大约是或多或少最接近的用康尼马拉地区光腿穿袜子的脚丈量的十进制测量 总地来说出于不明原因不管出于什么缘由以及考虑到更严重的是斯坦因韦格和皮特曼的劳工缺乏已经显露出更严重的斯坦因韦格和皮特曼的劳工缺乏的缺乏的缺乏 在平原在群山在海边在河边汹涌着流水汹涌着火焰而空气也是一样接着大地也是一样接着大地陷入巨大的寒冷和巨大的黑暗空气和大地住在石头之中陷入巨大的叹息 叹息在他们的主六百多岁之时空气大地海洋大地住在石头里在巨大的深

处巨大的寒冷在海上在地上在空气中我接着出于不明原因出于网球精神事实在那但时间会解释我接着叹息叹息简单来说在在石头之中谁能怀疑我继续但别着急我继续骨架消失失失与此同时更多的出于不明原因尽管网球在在胡须火焰眼泪石头如此澄蓝如此平静叹息叹息着着骨架骨架骨架在康尼马拉的骨架尽管网球劳工丢弃的未尽的雕刻住在石头里总地来说我继续叹息叹息丢弃的骨架在在康尼马拉的骨架尽管网球骨架叹息石头丘那德(近战，最后的呼喊).....网球.....石头.....如此平静.....丘那德<sup>[16]</sup>.....未尽的.....

P：他的帽子！

【V抢走L的帽子。L沉默。他摔倒。沉默。胜利者的喘息。

E：复仇了！

【V检查帽子，向内窥视。

P：把它给我！（他从V手里抢过帽子，扔到地上，用脚踩）他的思考就此到头啦！

V：他还能找到北吗？

P：我就是他的北！（踢L）起来，猪！

E：他可能死了。

V：你会弄死他的。

P：起来，废物！（他抖动绳子）帮帮我！

V：怎么帮？

P：把他搀起来！

【V和E搀起L，撑住他一会，然后松手，他倒下。

E：他故意的。

P：你们要扶稳了。（停顿）来吧，来吧，把他抬起来。

E：去他妈的！

V：来嘛，再来一次。

E：他把我们看成啥人了？

V：来！

【他们把L扶起来，撑住。

P: 别松手! (V和E蹒跚摇晃)别动! (P拿起袋子和篮子带给L)紧紧按住! (他把袋子放进L手里, 袋子迅速落地)别松手! (他把袋子放回L手里。渐渐地, L感受到了袋子, 他恢复了意识, 指头抓住了袋柄)紧紧按住! (把篮子如上放回)现在, 你们可以放手了。(V和E松开L, L晃动着、蹒跚着、往下沉、最终站稳了, 双手提着袋子和篮子。P退后几步, 甩响鞭子)向前! (L蹒跚向前)向后! (L蹒跚向后)转身! (L转身)可以了! 他能走了。(转向V和E)谢谢你们, 诸位, 就让我.....(在衣袋里摸索).....让我祝你们.....(摸索).....祝你们.....(摸索).....我的表去哪了? (摸索)一只真正的半猎表<sup>[17]</sup>, 诸位, 装有直进式擒纵机构! (啜泣)还是我爷爷给我的! (他在地上寻找, V和E跟着找。P用脚把踩扁的L的帽子翻了个个)现在是不是正好.....

V: 也许在您的表袋里。

P: 等一下! (他倍加注意地用耳朵贴向肚子听, 沉默)我什么都没听到。(他招手示意他们走近, V和E走过去, 弯腰贴着他的肚子)肯定有人能听到滴答声。

V: 别说话!

【全都倾听, 更弯。

E: 我听到了些。

P: 哪?

V: 心跳。

P: (失望)妈的!

V: 别说话!

E: 表可能停了。

【他们听

P: 你们谁这么臭?

E: 他口臭我脚臭。

P: 我要走了。

E: 您的半猎表呢?

P: 我准是把它落在庄园了。

【沉默。

E: 那么再见了。

P: 再见。

V: 再见。

E: 再见。

【沉默。没人动。

V: 再见。

P: 再见。

E: 再见。

【沉默。

P: 还要谢谢你们。

V: 谢谢您。

P: 不客气。

E: 要的, 要的。

P: 不用、不用。

V: 要、要。

E: 不、不。

【沉默。

P: 我好像无法……(长时间犹豫)……离开了。

E: 这就是生活。

【P转身, 离开L走向台侧, 边走边放下绳子。

V: 您方向反了。

P: 我需要一个起跑空间。(一直把绳子放完, 走出舞台, 他停下, 转身, 吆喝)让开! (V和E躲开, 望向P, 鞭子响)起! 起! (前进! 前进! 我甚至觉得可以唱: 向前进! 向前进! )

E: 起!

V: 起!

【L迈步。

P: 快点! (他出现, 穿过舞台, L走在前面。V和E挥着帽子。L下)起! 起! (他快要下台的时候, 停下并转身。绳子绷紧。L倒地声。)凳子! (V捡起凳子递给P、P丢给L)再见!

V、E: (挥帽子)再见! 再见!

P: 起来, 猪! (L爬起来的声音)起! (P下)快点! 起! 再见! 猪! 欸! 再见!

【长时间沉默。

V: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E: 时间总会过去的。

V: 是的, 但不会这么快。

【停顿。

E: 我们现在做什么?

V: 不知道。

E: 我们走吧。

V: 我们不能。

E: 为什么不?

V: 我们在等待戈多。

E: (失落地)啊。

【沉默。

V: 他们变化真大!

E: 谁?

V: 那两个。

E: 这主意不错。我们来就此讨论一下。

V: 他们俩是不是变化很大?

E: 啥?

V: 改变了。

E: 很可能。他们都变了。只有我们没变。

V: 可能? 是肯定。你没看到他俩?

E: 我应该看到了, 但我不认识他们。

V: 不你认识他们。

E: 不我不认识。

V: 我们认识他们, 我告诉你, 你全都忘了。(停顿。对自己)除非他俩不是从前的……

E: 那他们怎么没认出我们?

V: 那说明不了什么。我也装作没认出他们。再说又有谁认出了我们。

E: 算了。我们需要的……喔! (V没有反应)喔!

V: (对自己)除非他们不是从前的……

E: 阿弟! 转机来了! (E一蹦一跳地奔向土坡)

V: 除非他们不是从前的…… (法语版没这句)

B: (画外)先生!

【E停下。两人看向声音。

E: 又来了。

V: 过来, 孩子。

【B上, 胆怯地, 停下。

B: 阿尔伯特先生……?

V: 是我。

E: 你要什么?

V: 过来。

【B没动。



E: (气势汹汹)叫你过来你就过来，听到没有？

【B胆怯地向前，停下。

V: 什么事？

B: 戈多先生……

V: 果不其然……(停顿)过来。

E: (恶狠狠地)过不过来！(B怯生生地靠近)你怎么来地这么晚？

V: 你替戈多先生带个信？

B: 是的先生。

V: 好的，是什么？

E: 你怎么来地这么晚？

【B挨个看他们，不知道该对谁说。

V: (对E)放过他。

E: (恶狠狠地)你放过我吧。(向前走向B)你知道几点了？

B: (退缩)这不怪我，先生。

E: 那怪谁？我？

B: 我害怕，先生。

E: 怕什么？我们？(停顿)回答我！

V: 我知道了，他害怕那些人。

E: 你来这多久了？

B: 很久了，先生。

V: 你怕鞭子？

B: 是的先生。

V: 咆哮？

B: 是的先生。

V: 两个大个儿?

B: 是的先生。

V: 你认识他们吗?

B: 不先生。

V: 你是这地方人? (沉默。)你在这地方长大?

B: 是的先生。

E: 谎话。(用手抓着B摇晃)给我们说实话!

B: (颤抖)我说的都是实话先生。

V: 放过他吧! 你这是怎么了? (E放开B, 走开, 用手遮着脸。V和B看着他。E放下手, 他的脸抽搐着)你这是怎么了?

E: 我不高兴。

V: 扯淡! 什么时候开始的?

E: 我忘了。

V: 记忆可真会耍花招! (E试图说话, 放弃, 瘸着回自己的地方, 坐下开始脱自己的靴子。对B)那么?

B: 戈多先生.....

V: 我之前见过你, 是不是?

B: 我不知道先生。

V: 你不认识我?

B: 不先生。

V: 昨天来的不是你吗?

B: 不是先生。

V: 这是你第一次来?

B: 是的先生。

【沉默。

V：权当如此吧。(停顿)你继续说。

B：(着急)戈多先生让我跟你们说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明天会来。

【沉默。

V：完了？

B：是的先生。

V：你替戈多先生干活？

B：是的先生。

V：干什么活？

B：我放山羊先生。

V：他对你好吗？

B：好的先生。

V：他打你吗？

B：不先生，他不打“我”。

V：他打谁？

B：他打我弟弟先生。

V：啊，你有个弟弟？

B：是的先生。

V：他干什么活？

B：他放绵羊先生。

V：他为啥不打你？

B：我不知道先生。

V：他肯定喜欢你。

B：我不知道先生。

【沉默。

V：他给你吃饱吗？(B犹豫)他给你吃地好吗？

B：还不错先生。

V：你开心吗？(B犹豫)你听到我问你话了吗？

B：是的先生。

V：那么？

B：我不知道先生。

V：你不知道你开心不开心？

B：不先生。

V：你跟我一样完蛋。(沉默)你平时睡哪？

B：阁楼先生。

V：和你弟弟一起？

B：是的先生。

V：在草料里？

B：是的先生。

【沉默。

V：好了，你可以走了。

B：我该怎么跟戈多先生说先生？

V：告诉他……(他犹豫)……告诉他你遇到我们了。(停顿)你确实遇到我们了，是吗？

B：是的先生。

【他退后一步，犹豫，转身跑下。光急暗。夜晚降临了。月亮在后面升起，悬在空中，不动，将灰白的光打在画面上。

V：终于！(E起神走向V，一手一只鞋，放在舞台边沿，挺直身子看着月亮)你在干嘛？

E: 看月亮。

V: 诶?

E: 为了爬上天盯着我们这样的人。

V: 你的靴子, 你把你的靴子怎么了?

E: (转身看着靴子)我把它们留那了。(停顿)别的人会来这, 就像.....像.....像我, 但脚小一号, 会白捡个便宜。

V: 可你不能光着脚。

E: 耶稣就光着。

V: 耶稣! (天哪)这跟耶稣有什么关系? 别拿自己跟耶稣比!

E: 我一辈子都拿自己跟耶稣比。

V: 可他待的地方很暖和、很干燥!

E: 是的。他们把钉(上十字架) 地也很快。

【沉默。

V: 我们在这没啥事了。

E: 别的地方也没啥事。

V: 阿狗, 别这样。明天一切都会好些的。

E: 别瞎扯了。

V: 你没听那孩子说吗?

E: 没。

V: 他说戈多先生明天会来。(停顿)你怎么看?

E: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等他。

V: 你疯了吗? 我们必须找地方过夜啊。(他攥住E的胳膊)来吧。

【他拽着E走。E妥协, 接着反抗。他们停住

E: (看着树)我们真可怜、连段绳子都没有。

V：来吧。冷了。

【他拽着E走，如前

E：提醒我明天带段绳子。

V：好的。来吧。

【他拽着E走，如前

E：我们在一块待了多久了？

V：不知道。可能五十年了。

E：你还记得我跳进罗纳河的那天吗？

V：我们正在收葡萄。

E：你把我拽了上来。

V：那些都过去了。

E：我的衣服是太阳晒干的。

V：回想这些没多大好处。来吧。

【他拽着E走，如前

E：等等！

V：我冷！

E：等等！（他离开V）我有时候想要是我们分开、各干各的，是不是更好。（他穿过舞台坐在土墩上）我们不是生来就是一路人。

V：（不发怒）也不一定。

E：是的，没什么是一定的。

【V慢慢穿过舞台坐在E旁边。

V：要是你觉得更好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分开。

E：不，现在已经没意义了。（已经迟了）

【沉默。

V：的确，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沉默。

E：那么，我们走吗？

V：是的，我们走。

【他们没有动。

【幕落

## 第二幕

【第二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E的靴子在舞台中央，鞋跟靠着，鞋尖分开。

【L的帽子在同一地方。

【树上多了四或五片叶子。

【V激动地上。他停下长久地盯着树，然后突然发烧一样开始在舞台上走动。他在靴子前停下，捡起一只，检查下，闻了闻，露出恶心的样子，小心地放回。来回走动。在极右侧停下凝视远方，用手遮住眼睛。来回走动。在极左侧停下，如前。来回走动。突然停下，双手合于胸前，向后仰头，开始大声歌唱。

V：一条狗来……(调子起太低了，他停下，清清嗓子，继续)<sup>[18]</sup>

一条狗溜进了厨房，

偷走了一扎香肠。

厨子拿起了大杓子啊，

就把它打成了肉酱。

其余的狗围拢过来，

立起了一个坟包。

【他停下，思考，继续

其余的狗围拢过来，

立起了一个坟包。

还在上面刻下字啊，

后世的狗可以读到：

一条狗溜进了厨房，

偷走了一扎香肠。

厨子拿起了大杓子啊，

就把它打成了肉酱。

其余的狗围拢过来，

立起了一个坟包……

【他停下，思考，继续

其余的狗围拢过来，

立起了一个坟包……

【他停下，思考，轻声。

立起了一个坟包……

【他好一会时间保持沉默一动不动，接着开始发烧一样在台上走动。他在树前停下，来回走动，在靴子前，来回走动，在极右侧停下，向远处眺望，在极左侧停下，向远处眺望。

【E从右侧上，光着脚，低着头。他慢慢穿过舞台。V转身看到了他。

V：你又来了！（E停下但没有抬头。V走向他）过来让我抱抱你。

E：别碰我！

【V惊讶，退后，痛苦。

V：你要让我走开？（停顿）阿狗！（停顿，V仔细打量他）他们揍你了？（停顿）阿狗！（E保持沉默，低着头）你在哪过夜？（沉默，V向前走）

E：别碰我！别问我！别说话！陪着我！（陪在我身旁，我感觉这里可以柔情一点）

V：我什么时候离开过你。

E：你让我走的。



V: 看着我! (E没有抬头。恶狠狠地)我让你看着我!

【E抬起头。他们互相看了很久，向前伸着头，像看艺术品一样，颤抖地越来越厉害，接着突然拥抱，拍打着对方的后背。拥抱结束。E没有了支撑，差点摔倒。

E: 这一天天的! [19]

V: 谁揍了你? 告诉我。

E: 又一天过去了。

V: 还没有。

E: 对我来说这一天已经完了、过去了，不管发生什么。(沉默)刚才我听到你在唱歌。

V: 是的，我记得。

E: 这让我伤心透了。我对我自己说，他一个人，他觉得我再也回不来了，于是他唱起了歌。

V: 人主导不了自己的情绪。一整天我状态都不错。(停顿)我一次起夜都没有，没有!

E: (悲伤地)你瞧，你尿尿都比我在的时候好。

V: 我想念你……同时我很高兴。那不是很正常吗?

E: (震惊)高兴?

V: 也许这个词不是很恰当。

E: 这会呢?

V: 这会? ……(开心地)你又来了……(中性地)我们又这样了……(忧郁地)我又这样了。

E: 你看，和我在一起你觉得更糟。我也觉得一个人呆着更好。

V: (烦恼)那你为啥总要爬回来?

E: 我不知道。

V: 我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如何保护你自己。我绝不会让他们打你。

E: 你也拦不住他们啊。

V: 为什么?

E: 他们有十个。

V：不，我是说在他们打你之前。我会阻止你干蠢事。

E：我啥也没干。

V：那他们为啥打你？

E：我不知道。

V：啊不，阿狗，事实是有些事你注意不到，但我能注意到！这点你应该有数。

E：我告诉你我啥也没做。

V：也许你啥也没做。但做事讲究个方式方法，这很重要，要是你想活下去的话，注意方式方法。

E：我啥也没做。

V：开心点，发自内心的。

E：开心啥？

V：又跟我在一起了。

E：还能这么说？

V：快说，哪怕不是真的。

E：要我说啥？

V：说，我很快乐。

E：我很快乐。

V：我也是。

E：我也是。

V：我们很快乐。

E：我们很快乐。(沉默)既然我们很快乐，我们做点啥？

V：等待戈多。

E：哦。

【沉默。

V：从昨天起事情起了变化。

E：那他要是不来呢？

V: (在一阵不理解后)我们等到时间到了再说。(停顿)我是说,从昨天起事情起了变化。

E: 一切都在流变。

V: 瞧那棵树。

E: 从上一秒到下一秒,(同一个伤口)流不出同样的脓。

V: 那棵树,瞧那棵树。

【E看向树。

E: 它不昨天就在那嘛?

V: 是的当然在那。你不记得了?我们差点把自己吊在上面。但你不肯。你不记得了?

E: 你做梦吧。

V: 有没有可能是你忘球了。

E: 我就这样。我要么立马忘掉要么永远不忘。

V: 还有P和L,你把他们也忘了?

E: P和L?

V: 他全都忘了!

E: 我记得有个疯子踢了我一脚。然后他演了小丑。

V: 那是L。

E: 我记得那个。但是什么时候来着?

V: 还有他的主人,你不记得他了吗?

E: 他给了我一根骨头。

V: 那是P。

E: 你是说,这全是昨天的事?

V: 当然是昨天。

E: 就在这里?

V: 你觉得还能是哪? 你还没认出这个地方?

E: (突然愤怒)认出! 有什么可认的? 我这一辈子都在泥巴里摸爬滚打, 你却要跟我谈风景? (疯狂地打量他)看看这个垃圾堆! 我从来都没离开过它。

V: 冷静点, 你冷静点。

E: 去你和你的风景! 来跟我说说虫子啊!

V: 都一样, 你不能告诉我这(做手势)跟那个……(他犹豫)……跟比如麦康地区<sup>[20]</sup>一样。你不能否认这其中巨大的区别。

E: 麦康地区! 谁跟你说麦康地区?

V: 可你去过那, 麦康地区。

E: 不我从没到过麦康地区。我一直在这呕吐着我作呕的一生, 我告诉你, 在这, 在凯康地区!

V: 但我们一起去的那, 我能对天发誓! 去那采摘葡萄, 替一个叫……(打响指)……想不起那人的名字了, 在一个叫……(打响指)……想不起那地方的名字了, 你记得吗?

E: (冷静一些)可能吧。我不记得了。

V: 那里的一切都是红色的!

E: (生气)我跟你讲, 我不记得了!

【沉默。V深深叹了口气。

V: 你这个人真难相处, 阿狗。

E: 我们分开更好点。

V: 你总是这么说可你总是会爬回来。

【沉默

E: 要摆脱我, 只能杀了我, 跟别的人一样。

V: 哪个别人? (停顿)别的什么?

E: 别的千千万万的人。

V: (说警句)向每个人的小十字架(致敬), (他叹口气)直到他咽气。(pendant le petit pendant在短暂的生命)(又想起)直到被遗忘(和短暂的死亡)。

E: 还没死呢, 让我们试着平静地交谈, 鉴于我们无法沉默不语。

V：你说地对，我们不能不说话。

E：说话就可以不用思考。

V：我们有这借口。

E：说就可以不用听。

V：我们有自己的理由。

E：一切死掉的声音。

V：他们发出翅膀一样的声音。

E：树叶一样。

V：沙子一样。

E：树叶一样。

【沉默。

V：它们都一起说话。

E：都各说各话。

【沉默。

V：窃窃私语。

E：沙沙作响。

V：轻声耳语。

E：沙沙作响。

【沉默。

V：它们说什么？

E：它们说自己的生活。

V：光活着对它们来说还不够。

E：它们得谈论它。

V：光死掉对它们来说并不够。

E: 的确不够。

【沉默。

V: 它们发出羽毛一样的声音。

E: 树叶一样。

V: 灰烬一样。

E: 树叶一样。

【长时间沉默。

V: 说话呀!

E: 我在想!

【长时间沉默。

V: (苦恼)说点什么!

E: 我们现在做什么?

V: 等待戈多。

E: 啊!

【沉默。

V: 好难啊!

E: 唱点啥。

V: 不不。(他思索)我们可以再从头来一遍。

E: 那应该不难。

V: 就是开头有点难。

E: 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

V: 是的, 但你得选个地方。

E: 对的。

【沉默。

V：帮帮我！

E：我正在想。

【沉默。

V：当你找的时候就能听到。

E：是的。

V：那阻止了你找到。

E：不错。

V：那阻止了你思考。

E：照样思考。

V：不不，这不可能。

E：这主意不错，我们来彼此反驳吧。

V：不可能。

E：你这么认为？

V：我们再也不会陷入思考的风险了。

E：那我们还有啥好抱怨的？

V：思考不再是最糟糕的。

E：也许不是。但至少有那么。

V：那样啥？

E：这主意不错，我们来彼此提问吧。

V：你到底想说啥？至少有那样？

E：了不少不幸。

V：对的。

E：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幸福呢？

V：这么想才可怕。

E：难道就没觉得幸福过？

V：这些尸体都从哪来的？

E：这些骨架。

V：对啊。

E：明显啊。

V：我们必须有一点思考。

E：在最最开始。

V：坟坑！一个坟坑！

E：你用不着看。

V：你忍不住看。

E：对的。

V：用尽了全力。

E：再说一遍？

V：用尽全力。

E：我们应该坚决地转向大自然。

V：我们试过了。

E：对的。

V：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知道的。

E：啥？

V：拥有思考。

E：显然。

V：但我们不用它也行。



E: Que voulez-vous? [21]

V: 再说一遍?

E: Que voulez-vous?

V: 啊! Que voulez-vous。不错。

【沉默。

E: 这样的聊天也没那么糟。

V: 是的,但现在我们必须找点别的啥。

E: 想想。

V: 想想。

E: 想想。

【两个人沉思

V: 我看看。(他脱下帽子,聚精会神,长时间沉默)啊!(它们戴上帽子,放松。)

E: 那么?

V: 我说啥来着,我们可以从那接着说。

E: 你什么时候说的话?

V: 最最开始。

E: 最最开始个啥?

V: 这个夜晚.....我在说.....我在说.....

E: 我不是搞历史的。

V: 等下.....我们拥抱.....我们开心.....开心.....我们开心我们该干点啥呢.....继续等待.....等待.....  
让我思考.....继续等待.....现在我们开心了.....让我看看.....啊!那棵树!

E: 那棵树?

V: 你不记得了?

E: 我累了。

V: 看它!

【E看树。

E: 我啥也没看到。

V: 昨天晚上是黑不溜秋, 光秃秃的。而现在上面挂满了叶子。

E: 叶子?

V: 一夜之间。

E: (应该是)春天到了。

V: 这才一晚上!

E: 我告诉你我们昨晚不在这。又是你做的噩梦。

V: 你倒说说我们昨天晚上在哪?

E: 我怎么知道? 在另一个隔间。另一片空地。

V: (很有把握)好。我们昨晚不在这。那我们昨晚做什么了?

E: 做?

V: 试着想起来。

E: 做.....我们应该聊天了。

V: (抑制自己)那聊了啥?

E: 哦.....有的没的, 我想, 没啥特别的。(很有把握)是的, 我想起来了, 昨晚我们谈了一晚上没啥特别的。聊了半个多世纪了。

V: 你没想起任何事实, 任何状况?

E: (疲惫地)别折磨我了, 阿弟。

V: 太阳。月亮。你都不记得了?

E: 他们肯定跟平时一样。

V: 你没注意到任何不平常的东西?

E: 哎! [\[22\]](#)

V: P呢? L呢?

E: P?

V: 那些骨头。

E: 有点像鱼骨头。

V: 那是P给你的。

E: 我不知道。

V: 还有那脚踢。

E: 对的。有人踢了我一脚。

V: 那是L给你的。

E: 这些都是在昨天?

V: 把你的腿给我看。

E: 哪条?

V: 两条。把裤腿撩上去。(E把一条腿伸给V, 踉跄着。V抓着腿。一起踉跄)把裤子拉起来。

E: 我做不到。

【V拉起裤腿, 看看腿, 送搜, E差点跌倒。

V: 另一条。(E把同一条给他)另一条, 猪! (E把另一条给他, 得意。)这就是伤口! 都开始烂了!

E: 那又怎么样?

V: (放掉腿)你的靴子在哪?

E: 我肯定把它们都扔了。

V: 什么时候?

E: 我不知道。

V: 为什么?

E: (生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

V: 不,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它们扔掉?

E: (生气)因为它们硌脚!

V: (得意地, 指着靴子)它们在那呢! (E看向靴子)就在昨天你搁下它们的地方。

【E走向靴子, 仔细检查。

E: 它们不是我的。

V: (愣住)不是你的!

E: 我的是黑的。这是棕的。

V: 你确定你的是黑的?

E: 嗯, 有点带灰。

V: 而这双是棕的。给我看。

E: (捡起一只靴子)嗯它们有点带绿。

V: 给我看。(E递给他靴子。V检查, 气愤地扔下)真他妈……

E: 你瞧, 这全都是他妈的……

V: 啊! 我明白了。是的,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E: 这全都是他妈的……

V: 很简单。有人来过拿走了你的留下了他的。

E: 为什么?

V: 他自己那双不合脚, 他拿走了你的。

E: 那我的那双太紧了。

V: 你穿着紧, 他穿不紧。

E: (试图想明白但失败了)我累了! (停顿)我们走吧。

V: 我们不能。

E: 为什么不?

V: 我们在等待戈多。

E: 啊(停顿。绝望地)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呢？

V: 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E: 但我不能在这么下去了。

V: 要不要来个红萝卜？

E: 就只有这个了吗？

V: 有红萝卜和白萝卜。

E: 没有胡萝卜？

V: 没有。再说，你对胡萝卜有点上头了。

E: 那给我个红萝卜吧。(V在口袋里摸索半天，挑出来的都是白萝卜,最后终于找出一根红萝卜，递给E，E检查一下，闻了闻)是黑的。

V: 这是红萝卜。

E: 我只喜欢粉色的那种，你知道的。

V: 那你不要了？

E: 我只喜欢粉色的那种！

V: 那还给我。

【E递还给他。

E: 我要去找个胡萝卜。

【他没有动。

V: 真是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E: 还不够。

【沉默。

V: 试试那个怎么样？

E: 我什么都试过了。

V: 不, 我是说试试靴子。

E: 那好吗?

V: 可以消磨时间。(E犹豫)我向你保证, 这会成为一种消遣。

E: 一种休闲。

V: 一种娱乐。

E: 一种休闲。

V: 试试。

E: 你会帮我吗?

V: 当然会。

E: 我们相处还不坏, 是不是, 阿弟, 我们两个之间?

V: 是的是的, 我们先试试左脚。

E: 我们总能找点出来, 是不是, 阿弟, 来给自己点存在感?

V: (不耐烦地)是的是的, 我们是魔法师。但在我们忘掉之前, 我们得赶紧把解决的事情先兑现了。(他捡起一只靴子)来吧, 把脚给我。(E抬起他的脚)另一只, 猪! (E抬起另一只)高一点! (他们挤在一起在台上踉跄。V终于成功地穿上了靴子)走走试试。(E走)怎么样?

E: 合适。

V: (从口袋掏出绳子)系上试试。

E: (激烈地)不不, 不要鞋带, 不要鞋带!

V: 你会后悔的。让我们试试另一只。(如前)怎么样?

E: (勉强地)合适吧。

V: 不疼吧?

E: (使劲踩地走几步) 还没。

V: 那你可以留着。

E: 它们太大了。

V：也许你哪天会穿袜子。

E：对的。

V：那你会留下了？

E：关于靴子已经讨论够了。

V：是的，但是……

E：(恶狠狠地)够了！（沉默）我觉得我最好坐下来。

【他找地方坐下，找到后坐在土墩上。第一幕开始的地方

V：你昨天晚上也坐在这。

E：能睡就好了。

V：昨天你睡了。

E：我试试。(他保持婴儿姿势，脑袋夹在膝盖间)

V：等下。(他走过去坐在E旁边，开始大声唱起来)

再见再见

再见……

E：(愤怒地抬头)别这么响！

V：(轻柔)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E睡觉。V轻柔地起身，脱掉外衣，盖在E的肩膀上，接着开始走来走去，摆动双臂让自己暖和。E突然惊醒，跳了起来，疯狂地四处张望。V向他跑去，伸出双臂搂住他。

V：好了……好了……阿弟在这里……别怕别怕……

E：啊！

V: 好了……好了……没事了。

E: 我掉下去了……

V: 没事了, 没事了。

E: 我从顶上……

V: 别告诉我! 我们把它走走散。

【他拽着E的胳膊一起走路直到E拒绝继续前进。

E: 够了。我累了。

V: 你宁愿杵在那啥也不干?

E: 是的。

V: 随你的便。

【他放开E, 捡起外套穿上。

E: 我们走吧。

V: 我们不能。

E: 为什么不?

V: 我们在等待戈多。

E: 啊! (V走来走去)你能停会吗?

V: 我冷。

E: 我们来地太早了。

V: 都是在天快黑的时候。

E: 可天还没黑呐。

V: 天会突然黑的, 就像昨天。

E: 跟着就是黑夜。

V: 我们就可以走了。



E: 跟着又会是白天。(停顿。绝望。)我们干点啥? 我们干点啥呢?

V: (停住。凶狠地)别抱怨了! 我被你的牢骚烦死了!

E: 我走了。

V: (看见L的帽子)那。

E: 再见。

V: L的帽子。(他走向它)我在这一个小时了都没看到它。(非常高兴)不错!

E: 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V: 我就知道我没错地方。我们可以安心地等了。(它捡起帽子, 仔细观察, 拉直它)新的时候肯定很好看。(他戴上帽子, 把自己的脱下来递给E)帮我拿着。

E: 啥?

V: 拿着。

【E拿着V的帽子。V调整他头上L的帽子。E戴上V的帽子、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递给V。V接过E的帽子。E调整他头上V的帽子。V戴上E的帽子、把L的帽子摘下来递给E。E接过L的帽子。V调整他头上E的帽子。E戴上L的帽子把V的帽子拿下来递给V, V接过V的帽子, 把E的帽子递给E, E接过E的帽子。V调整头上自己的帽子。E戴上自己的帽子, 把L的帽子递给V, V接过L的帽子。E调整自己头上自己的帽子。V戴上L的帽子, 把他的帽子递给E。E接过V的帽子。V调整L的帽子。E把V的帽子还给V, V接过又还给E, E接过再还给V, V接过帽子扔掉。

V: 这个戴着合适吗?

E: 我怎么知道?

V: 不是, 我戴着看上去怎么样?

【他妖娆地把头转来转去, 像个模特一样小碎步。

E: 丑爆了。

V: 是不是没平时那么丑?

E: 跟平时差不多丑。

V: 那我留着。我那顶很膈应。(停顿)该怎么说? (停顿)它隔着我了。

【他脱下L的帽子, 往里面看, 抖了抖, 拍拍帽顶, 又戴上。(法语版没有这段注释)

E: 我走了。

【沉默。(法语版没有这段注释)

V: 你演不演?

E: 演啥?

V: 我们可以演P和L。

E: 没听过。

V: 我演L, 你演P。(他模仿L在重压下踉跄走路。E呆呆看着他)快啊。

E: 我怎么演?

V: 骂我!

E: (想了会)淘气!

V: 用点力!

E: 淋病! 梅毒!

【V前后走动, 双倍晃动。

V: 叫我思考。

E: 啥?

V: 说, 思考, 猪!

E: 思考, 猪!

【沉默。

V: 我不行。

E: 差不多够了。

V: 叫我跳舞。

E: 我走了。

V: 跳舞, 猪! (他扭动着。E从左边急下)我不行。(他抬起头, 没找到E)阿狗! (沉默。他疯狂地在台上走动。E从左边上, 喘着气, 冲向V, 倒在他的怀里)你终于又回来了。

E: 我真倒霉!

V: 你去哪了? 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E: 他们来了。(就到坡下面)

V: 谁?

E: 我不知道。

V: 多少个?

E: 我不知道。

V: (得意地)是戈多! 终于来了! (他热烈地亲吻拥抱E) 阿狗! 是戈多! 我们得救了! 我们去接他! 来呀! (他拽着E去台侧, E拒绝, 挣脱, 从右侧下)阿狗! 回来! (沉默。V跑向极左, 眺望地平线。E从右侧上, 奔向V, 倒在他怀里)你又回来了。

E: 我在地狱里!

V: 你去哪了?

E: 那边也有他们!

V: 我们被包围了! (E快速向后奔跑)笨蛋! 那边没路。(他拽着E的胳膊往前。摆出向前的姿态)那! 一个鬼影都没有! 你快跑! 快! (他推着E往观众席。E恐惧地缩回身)你不去? (他端详观众席)嗯我理解。等我想想。(他想了想)你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消失(藏起来)。

E: 哪?

V: 树后面。(E犹豫)快! 树后面! (E过去蹲在树后面, 意识到他没隐住, 从树后面走出来)这棵树断然对我们没有用处(起不了作用)。

E: (平静些)我昏头了。原谅我。(抬起头) 不会再发生了。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V: 没有什么可做。

E: 你过去站在那。(他拽着V去极右, 让他背转身去)那, 别动, 注意点。(V看着地平线, 用手遮着眼睛。E跑过去极左侧保持同样的姿势。他们转过身看向对方)背对着背, 就像当年那样。(他们继续看着对方好一阵, 接着继续观望。长时间的沉默)看到什么过来了?

V: (转过头)啥?

E: (更大声)看到什么过来了吗?

V: 没。

E: 我也没。

【他们继续守望，沉默。

V: 你肯定看走眼了。

E: (转过头)啥?

V: (更大声)你准是看走眼了。

E: 没必要大吼大叫!

【他们继续守望，沉默。

V和E: (同时转头)你.....

V: 对不起。

E: 你继续。

V: 不不，你先说。

E: 不不，你先说。

V: 我打断你了。

E: 是我打断你了。

【他们愤怒地打量对方。

V: 装腔猴。

E: 客套猪。

V: (我跟你说话，)有话快说!

E: 有屁快放!

【沉默。他们彼此靠拢，停止。

V: 弱智!

E: 这办法好，我们来彼此攻击吧。

【他们转身，走开，又一次转身面向对方。

V：弱智！

E：对呀对呀，我们对骂吧！

V：害虫！

E：吗啡仔！

V：阴沟里的耗子！

E：策展人！

V：策划人！[\[23\]](#)

E：(最后)评论人！

V：噢！

【他萎靡、被打败，转身离开。

E：现在我们和好吧。

V：阿狗！

E：阿弟！

V：你的手！

E：给你！

V：来我怀里！

E：你怀里？

V：(张开双手) 我胸口！

E：来吧！

【他们拥抱。

【他们分开，沉默。

V：开心的时候时间过地真快！

【沉默。

E：我们现在干啥？

V：在等待的时候。

E：在等待的时候。

【沉默。

V：我们可以做做运动。

E：活动活动。

V：摸高运动。

E：放松运动。

V：拉伸运动。

E：放松运动。

V：让我们暖和起来。

E：让我们平静下来。

V：来吧。

【V两只脚轮换跳动。E学他。

E：(停下)够了。我累了。

V：(停下)我们不太行。来点深呼吸。

E：我懒地呼吸。

V：你说地对。(停顿)我们就做做树吧，平衡一下。

E：做树？

【V做了瑜伽里的树式，一只脚跟踮着。

V：(停下)到你了。

【E做了树式，踮脚。

E：你觉得上帝看到我了吗？

V: 你得把眼闭上。

【E闭上眼，踉跄地更厉害。

E: (停下，挥舞拳头，用最高的嗓门)上帝可怜可怜我吧!

V: (着急)还有我?

E: 我! 我! 可怜! 我!

【P和L上。P眼睛瞎了。L负重依旧，绳子依旧，但短了点，P跟着走更方便。L戴着一顶不一样的帽子。在看到V和E的时候，他马上停下。P继续走，撞到他。V和E后退

V: 阿狗!

P: (抓着L，L晃动)是什么? 是谁?

【L跌倒，东西都掉了，带倒了P。他们在散落的行李之间无助地躺着。

E: 是戈多吗?

V: 到底来了! (他向地上一堆走去)救兵到底还是来了!

P: 救命!

E: 是戈多吗?

V: 我们有点撑不住了。现在我们肯定能撑过这个晚上。

P: 救命!

E: 你听到了没?

V: 我们不再孤单，等待黑夜，等待戈多，等待……等待。整晚我们挣扎、我们无助，现在都结束了，已经到了明天。

P: 救命!

V: 时间又一次流淌。太阳将要落下，月亮将要升起，我们将要离开……这里。

P: 救命!

V: 可怜的P!

E: 我就知道是他。

V: 谁?

E: 戈多。

V: 但这不是戈多。

E: 不是戈多？

V: 不是戈多。

E: 那是谁？

V: 是P。

P: 这！这！救我起来！

V: 他起不来。

E: 我们走吧。

V: 我们不能。

E: 为什么不？

V: 我们在等待戈多。

E: 啊！

V: 也许他能再给你根骨头。

E: 骨头？

V: 鸡骨头。你不记得了？

E: 是他？

V: 是的。

E: 问他。

V: 也许我们应该先帮他。

E: 帮他做啥？

V: 帮他起来。

E: 他起不来？



V: 他想起来。

E: 那让他起来。

V: 他起不来。

E: 为什么不?

V: 我不知道。

【P扭动，呻吟，用拳头敲打地面。

E: 我们应该先跟他要骨头。要是他拒绝我们就留他在这。

V: 你是说他全仗着我们可怜他?

E: 对。

V: 所以应该在我们善意的给予上附些条件?

E: 啥?

V: 聪明，但我害怕一件事。

P: 救命!

E: 啥?

V: 就是L可能会突然发疯，我们就悬了<sup>[24]</sup>。

E: L?

V: 昨天打你的。

E: 我跟你说那有十个人呐。

V: 不，在那之前，那个踢你的。

E: 他在?

V: 那不是吗? (指着L)这会他一动不动。但他随时可能发疯。

P: 救命!

E: 那要么我们好好教训他一下，我们俩。

V: 你是说我们俩趁他睡着扑上去？

E: 是的。

V: 听上去不错。可我们办得到吗？他真睡着了吗？(停顿)不，最好还是趁着P喊救命去占点便宜。

P: 救命！

V: 去救他.....

E: 我们救他？

V: 换些好处<sup>[25]</sup>。

E: 要是他.....

V: 就别闲扯浪费时间了！(停顿。激烈地)趁这个机会做点啥吧！不是每天都有人需要我们的。而且也不是需要“我们”。别人，也行，甚至比我们更合适。这些尚在我们耳边回绕的求救声，是向全人类发出的！但在这个空间、在这个时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全人类就是我们。趁还没太晚，让我们好好利用吧。让我们好好代表一次不幸被命运打败的我们！你说呢？(E什么也没说)确实、当然，我们可以叉着胳膊算计着好坏，我们也没啥损失。老虎会毫不犹豫地跳过去帮助同类，或者掉头潜入丛林深处。可问题不在这。我们在这做什么，才是问题所在。我们十分荣幸恰好知晓其中的答案。是的，在这场巨大的混乱中唯独一件事情十分清晰，我们在等待戈多的到来.....

E: 啊！

P: 救命！

V: 或在等待天黑。(停顿)我们遵守了约定，这就够了。我们不是圣徒，但我们遵守了约定。有多少人能拍着胸脯这么说？

E: 十万八千。

V: 你这么认为？

E: 我不知道。

V: 也许吧。

P: 救命！

V: 我所知道的就是时间很长，那样的话，致使我们不得不用一些谎言来填满.....我该怎么说.....一些一开始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东西，直到成为习惯。你也可以说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理智泯灭。毫无疑问。可是它不会早已经徘徊在宛如深渊的无尽黑夜之中了吗？这就是我时常纳闷的。你跟得上吗？

E: (说格言般)我们生而疯狂，有人依旧疯狂。

P: 救命！我给钱！

E: 多少？

P: 一百法币！

E: 不够！

V: 我不会这么过分。

E: 你觉得够了？

V: 不，我是说我无法断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疯了。可问题不在这。

P: 两百！

V: 我们等待。我们厌倦。(他举起手)不，别抗议，我们厌地要死，别不承认。好，一个消遣来了我们做点啥？任其浪费掉？快，干起来！（他朝前向那堆人，大步中停下）一刹那一切都会消失、我们又将再次孤独、在那虚无的迷雾中。

【他沉思。

P: 两百！

V: 我们来了！

【他试图拉P站起来，失败了，又试一次，摇晃，跌倒，试图起身，失败。

E: 你们都怎么了？

V: 救命！

E: 我走了。

V: 别离开我！他们会杀了我！

P: 我在哪？

V: 阿狗！

P: 救命！

V: 救命！

E: 我走了。

V: 先救救我，咱俩一起走。

E: 你发誓？

V: 我发誓！

E: 我们再也不回来。

V: 绝不！

E: 我们去比利牛斯。

V: 你说去哪就去哪。

E: 我一直想去比利牛斯晃晃。

V: 就去那晃。

E: (退缩)谁放屁？

V: P。

P: 这！这！可怜可怜我！

E: 恶心。

V: 快！把手给我！

E: 我走了。(停顿。大声一些)我走了。

V: 我觉着到最后我会放弃自己的。(他尝试，失败。)早晚的事。

E: 你怎么了？

V: 去死吧。

E: 你要留在这？

V: 暂时是的。

E: 来吧，起来吧，你会着凉的。

V: 别管我。

E: 来吧，阿弟，别犯混。(【他伸出手，V赶紧抓住。】)，来！起来！

V：拉啊！

【E拉，挣扎，摇晃，跌倒，长久的沉默。

P：救命！

V：我们来了。

P：你们是谁？

V：我们是人。

【沉默。

E：亲爱的大地母亲！

V：你起得来吗？

E：我不知道。

V：试试。

E：等一下，等一下。

【沉默。

P：发生了什么？

V：(凶狠地)你闭嘴行吗？！祸害！他只会想着他自己。

E：要不要打个盹？

V：你听到没？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E：别理他，睡觉。

【沉默。

P：可怜可怜！可怜可怜！

E：(一惊)什么？

V：你睡着了吗？

E：准是睡着了。

V: 是杂种P在哼哼唧唧。

E: 叫他闭嘴。踢他裆。

V: (袭击P)给我闭嘴! 臭虱子! (P放开喊痛、爬开, 不时停下, 盲目地挥舞着空气呼喊)L。V用肘撑地看着他离开)他滚了! (P倒下, 沉默)他倒下了!

【沉默。

E: 我们现在做点啥?

V: 也许我可以爬到他那?

E: 别离开我!

V: 或者我可以喊他?

E: 好的, 喊他。

V: P! (沉默)P! (沉默)没回应。

E: 一起来。

V和E: P! P!

V: 他动了。

E: 你确定他叫P?

V: (惊慌)P先生! 回来!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沉默。

E: 我们可以试试别的名字。

V: 我觉得他要死了。

E: 那会很好玩。

V: 什么很好玩?

E: 用别的名字喊他, 一个一个试。可以打发时间。我们迟早会叫对名字。

V: 我跟你他说他就叫P。

E: 试试就知道了。(他想了想)亚伯! 亚伯!

P：救命！

E：一下就命中了。

V：我厌了。

E：也许另一个叫该隐。(喊) 该隐！该隐！

P：救命！

E：他是全人类。(沉默)看那块小云。

V：(抬起眼睛)哪？

E：那。在天边。

V：嗯？(停顿)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沉默。

E：我们换个别的，好吗？

V：我正打算这么建议。

E：但换个什么呢？

V：啊！

【沉默。

E：我们先从站起来再开始，怎么样？

V：试试没坏处。

【他们起身。

E：儿童把戏。

V：意愿问题。

E：现在呢？

P：救命！

E：我们走吧。

V: 我们不能。

E: 为什么不?

V: 我们在等待戈多。

E: 啊! (绝望)我们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P: 救命!

V: 救救他怎么样?

E: 他需要什么?

V: 他要起来。

E: 他为什么不(起来)?

V: 他要我们救他起来。

E: 我们为什么不(救他)? 我们在等什么?

【他们帮P站起, 放开, 他跌倒。

V: 我们必须扶着他。(他们再一次扶起P, P在他们中间摇晃, 他的胳膊架在他们脖子上)好点了吗?

P: 你们是谁?

V: 你认不出我们了?

P: 我瞎了。

【沉默。

E: 也许他能看到未来。

V: (对P) 从什么时候?

P: 我以前视力很好.....你们是朋友吗?

E: (笑地很大声)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朋友!

V: 不, 他是说是不是他的朋友。

E: 嗯?



V: 救了他还不够吗?

E: 正是。我们要不是朋友怎么会救他?

V: 也许。

E: 明显。

V: 我们别瞎扯那个了。

P: 你们不是强盗吧?

E: 强盗! 我们看上去像强盗?

V: 妈的, 你没看到这人是个瞎子!

E: 妈的, 对啊。(停顿)他都说了。

P: 别离开我!

V: 没问题。

E: 暂时不走。

P: 什么时候了?

V: (观察天空)七点……八点……

E: 得看是什么季节。

P: 到晚上了吗?

【沉默。V和E观察日落。

E: (太阳)好像在往上走。

V: 不可能。

E: 也许是黎明。

V: 别傻了。那是西边。

E: 你怎么知道?

P: (痛苦地)到晚上了吗?

V: 再说，它没动。

E: 我跟你说它在上升。

P: 你们为什么不回答我？

E: 我们再看看。

V: (重新确信)是晚上了，先生。是晚上，夜色越来越深。我朋友想要我怀疑这个、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秒动摇了。可我这漫长的一天不是白白度过的，我向你保证已经非常临近这出剧目的尾声了。(停顿)您这会觉得怎么样？

E: 我们还要抗他多久？(他们略一松手，马上又攥了回来防止摔倒)我们可不是女神柱！

V: 要是我没听错的话，你说你视力曾经很好？

P: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的视力！

【沉默。

E: (没好气地)继续说！继续说！

V: 别烦他了。没看到他正在回忆他以前快乐的日子吗？(停顿)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26].....往事不堪回首。

E: 我们怎么知道。

V: 突然一下子就瞎了？

P: 好极了！

V: 我问、是突然一下子就瞎了？

P: 我在一个好天醒来、发现自己如命运般盲目。(停顿)有时候我怀疑我是否还没睡醒。

V: 什么时候的事？

P: 我不知道。

V: 总不能在昨天之前.....

P: (恶狠狠地)别问我了！瞎子没有时间观念。时间的一切都被藏了起来。

V: 哎呦！我本来以为正相反。

E: 我走了。

P: 我们在哪?

V: 我没法告诉你。

P: 这里有没有可能叫做“Board”?

V: 没听说过。

P: 这长什么样?

V: (四周看看)很难描述。啥都不像, 啥都没有。那有棵树。

P: 那这不是“Board”。

E: (下垂)来点消遣!

P: 我的仆人呢?

V: 就在那。

P: 他为什么不回答我?

V: 我不知道。他像在睡觉。也许死了。

P: 到底发生了什么?

E: 到底!

V: 你们俩一个脚滑, (停顿)摔倒了。

P: 去看看他受伤了吗。

V: 我们不能放开你。

P: 你们不用都过去。

V: (对E)你去。

E: 他都那样子对我了? 绝不!

P: 好的好的, 让你朋友去, 他很臭。(沉默)他在等什么?

V: 你在等什么?

E: 我在等戈多。

【沉默。(法语版没有这句)

V: 他到底要做点啥?

P: 一开始先拉绳子, 使足劲拉, 只要不把他勒死。他通常对那有反应。要是没有就给他尝尝靴子的味道, 脸上或者私处, 怎么过分怎么来。

V: (对E)你看, 你没什么好怕的。甚至是个报仇的机会。

E: 他要是反抗呢?

P: 不不, 他从来不反抗。

V: 我会飞奔过去救你的。

E: 那你盯紧了。

【他走向L。

V: 在你动手前确保他还活着。要是死了就白瞎了。

E: (弯向L)他有口气。

V: 那就给他点厉害。

【E突然暴怒, 使劲踢L, 一边踢一边咒骂, 但他伤到了脚, 瘸着呻吟着走开, L动了一下。

E: 哦畜生!

【他在土墩上坐下试图脱下靴子。但他不久就放弃了, 把卷起来睡觉, 双臂放在膝盖上, 头埋在怀里。

P: 又发生了什么?

V: 我朋友弄疼自己了。

P: L呢?

V: 真是他?

P: 什么?

V: 这是L?

P: 我不明白。

V: 您是P?

P: 我当然是P。

V: 跟昨天一样。

P: 昨天?

V: 我们昨天见过面。(沉默)您不记得了?

P: 我不记得昨天有见过谁。但我明天也不会记得今天见过谁。所以别指望我能告诉你什么。

V: 可是.....

P: 够了! 起来、猪!

V: 你当时正准备把他赶到集上卖掉。您跟我们讲了。他还跳舞了。他思考了。您还看得见。

P: 你喜欢就好。请放开我吧! (V放开)起来!

【L起来, 收集行李。

V: 你离开这要去哪?

P: 起。(L拿好东西, 站在P前)鞭子! (L把所有放下, 找鞭子, 找到后递到P的手里, 把所有拎起)绳子! (L把所有放下, 把绳子的尾端放在P的手里, 把所有拎起)

V: 袋子里装的是什麼?

P: 沙子。(他抖动绳子)起!

V: 别急着走。

P: 我走了。

V: 要是你们倒在路边没人帮忙怎么办?

P: 我们等到能自己爬起来。重新上路。起!

V: 你叫他唱个歌再走。

P: 谁?

V: L。

P: 唱歌?

V: 是的, 或者思考, 或者朗诵。

P: 可他是个哑巴。

V: 哑巴!

P: 哑巴。他甚至无法哼哼。

V: 哑巴! 什么时候开始的?

P: (突然愤怒)你干嘛老用你那该死的时间来折磨我! 这很卑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有一天, 这还不够吗? 有一天他哑了, 有一天我瞎了, 有一天我们都聋了, 有一天我们出生, 有一天我们死亡, 同样的一天, 同样的一秒, 这还不够吗? (平静些)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之上, 光明只闪现刹那, 紧跟着又是黑夜。<sup>[27]</sup> (抖绳子)起!

【L和P下。

【V跟着走到台边, 看着他们。摔倒的声音, V学了一下, 申明他们又摔倒了。沉默。V走向E, 端详了一会, 接着把他摇醒。

E: (狂暴的姿势, 含糊的字词, 最终)你干嘛老不让我睡觉?

V: 我感到孤独。

E: 我梦到我很快乐。

V: 那倒很打发时间。

E: 我梦到.....

V: (凶地)别告诉我! (沉默)我琢磨他是不是真瞎了。

E: 瞎了? 谁?

V: P。

E: 瞎了?

V: 他说他瞎了。

E: 那又怎么样?

V: 我觉得他能看见我们。

E: 你做梦。(停顿)我们走吧。我们不能。啊! (停顿)你确定那不是他?

V: 谁?

E: 戈多。

V: 是谁?

E: P。

V: 绝不是! (不确信些)不是! (更不确信)不!

E: 我想我还是站起来吧。(他痛苦地站起来)哦! 阿弟!

V: 我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E: 我的脚! (他又一次坐下试图脱下靴子)帮帮我!

V: 别人痛苦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睡觉? 我现在在睡觉吗? 明天, 当我醒来、或我以为我醒了, 我该怎么诉说今天? 跟我的朋友E在一起, 在这个地方, 直到夜晚降临, 我一直等待戈多? 还有P路过了, 和他的挑夫一起, 他跟我说话来着? 可能吧。可这些之中什么才是真的?

(E, 半天没脱掉靴子, 又开始打瞌睡, V看向他)他会什么都不知道。他会告诉我他挨的打, 然后我给他一个胡萝卜。(停顿)蹲跨在坟墓之上艰难生产, 而下面深深的洞里, 掘墓人已经挥起了铁铲。我们有时变老。空气中都是我们的哭喊。(他聆听)而习惯是很好的消音器。(他再一次看向E)有人也在看着我, 有人对我说: “他睡着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让他继续睡吧”(停顿)我继续不下去了! (停顿)我刚才说了些啥?

【他发疯地走来走去, 最终在极左停下, 沉思。B从右上, 他停下。沉默。

B: 先生……(V转身)阿尔伯特先生……

V: 又来了。(停顿)你不认识我了?

B: 不, 先生。

V: 昨天来的不是你?

B: 不, 先生。

V: 这是你头一次来?

B: 是的先生。

【沉默。

V: 你替戈多先生带个信?

B: 是的先生。

V: 他今天晚上不来了。

B: 是的先生。

V: 可他明天准来。

B: 是的先生。

V: 绝不失约。

B: 是的先生。

【沉默。

V: 你没碰到什么人？

B: 没有先生。

V: 另外两个……(他犹豫)……人？

B: 我没碰到，先生。

【沉默。

V: 他是做什么的，戈多先生？(沉默)你听到了吗？

B: 是的先生。

V: 那么？

B: 他什么都不做，先生。

【沉默。

V: 你弟弟好吗？

B: 他病了，先生。

V: 也许昨天来的是他。

B: 我不知道，先生。

【沉默。

V: (柔声)他又胡子吗，戈多先生？

B: 是的先生。

V: 金色的还是……(他犹豫)……黑色？



B: 我想是白的, 先生。

【沉默。

V: 耶稣可怜我们!

【沉默。

B: 我该怎么跟戈多先生说, 先生?

V: 告诉他……(他犹豫)……告诉他你见到我了, 还有……(他犹豫)……还有你见到我了。(停顿, V向前, B退后, V停下, B停下。突然凶狠)你确实见到我了, 你不会明天过来告诉我你从没见过我!

【沉默。V突然向前一跳, B躲闪开跑下。

【沉默。太阳落下。月亮升起来。就像第一幕一样, V弯着腰一动不动地站着。E醒来, 脱掉靴子, 一手提着一只站了起来, 把靴子放到中间靠前, 然后转向V。

E: 你怎么啦?

V: 没什么。

E: 我走了。

V: 我也走。

【沉默。

E: 我睡了很久?

V: 我不知道。

【沉默。

E: 我们去哪?

V: 不远。

E: 不, 让我们走地远远的。

V: 我们不能。

E: 为什么不?

V: 我们明天还得回来。

E: 回来干嘛?

V: 等待戈多。

E: 啊! (沉默)他没来?

V: 没。

E: 而现在太晚了。

V: 是的, 天黑了。

E: 要是我们不等他了呢? (停顿)要是我们不等他了呢?

V: 他会惩罚我们。(沉默。他看向树)只有树活着。

E: (看向树)这是什么?

V: 这是树。

E: 是, 是什么树?

V: 我不知道, 一棵柳树。

【E拉着V到树前。他们站在那一动不动。沉默。

E: 我们为什么不上吊?

V: 用啥?

E: 你没点绳子?

V: 没。

E: 那就不行了。

【沉默。

V: 我们走吧。

E: 等下, 我的裤带。

V: 太短了。

E: 你可以拉着我的腿。

V: 可谁来拉着我的腿。

E：也是。

V：拿出来看看。(E解下系裤子的带子，可是裤子太过肥大，一下子掉到了他的膝盖。他们看向带子。)也不是不能用。可它够结实吗？

E：马上就知道了。给。

【他们各自攥住带子的一头开始拉。断了。他们几乎摔倒。

V：屁都不是。

【沉默。

E：你说我们明天还得回来？

V：是的。

E：那我们可以带一条好点的绳子。

V：是的。

【沉默。

E：阿弟？

V：嗯？

E：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V：你想想的。

E：要是我们分开吧？也许对我们都好。

V：我们明天来上吊。(停顿)除非戈多来了。

E：要是他来了？

V：我们就得救了。

【V摘下L的帽子，向里面看，在里面摸了摸，抖了抖，敲敲帽顶，重新戴上。

E：那？我们走吗？

V：把裤子提上。

E：啥？

V: 把裤子提上。

E: 你要我把裤子脱了?

V: 把裤子提上<sup>[28]</sup>。

E: (意识到裤子掉了)哦。

【他穿上裤子。

V: 那? 我们走吗?

E: 好的, 我们走。

【他们没有动。

【幕落。

1. 法语里抱这个词, 也可以是贴面礼。↩
2. 法语是一句脏话, 比“垃圾”重很多。↩
3. 此处在法语中是双关, 柳树是pleureur, 柳条pleur是哭泣, 悲哀的意思。↩
4. 我对你没啥可说的。法语原文里的表述的确是强调对你无话可说, 是有点生气的表述方式。↩
5. 法语版仅仅是对着L, 没有摘眼镜。↩
6. 很委婉的命令。↩
7. 法语里通常是身体健康↩
8. (你到这儿来)↩
9. 阿特拉斯(Atlas)是泰坦神, Iapetus的儿子, 被宙斯(罗马神话里的Jupiter)惩罚在世界最西处擎起天空。其形象经常被塑造成背起巨大地球。P刻意把他 said 成Jupiter的儿子可能是在反讽↩
10. 是古代对一种奴隶的称呼。由于用绳索牵连强迫劳动。原文用了一个奴隶的别称, 就用这个词翻译。↩
11. 原文是“像那样钉上十字架”↩
12. 著名烟斗品牌。↩
13. 没听明白P在表达什么↩
14. 法语是 替罪羊之死↩
15. 法语是 老年人之癌↩
16. 法语里是骂人话, 傻子↩
17. 半猎表是指猎表(正面和背面有保护盖的怀表)中央位置开个透明视窗, 不用打开表盖也能清楚看见时间的设计。↩
18. 可以用李伯伯的调子↩

19. 英文是 what a day ↩
20. 法语里是沃克吕兹省 ↩
21. 法语你想要什么。 ↩
22. an expression of sadness or disappointment,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no hope that a situation will change ↩
23. 原文cretin是接着Curate的C辅音的单词，所以选择策划跟着策展后面。 ↩
24. 类似be fucked的感觉 ↩
25. 字面意思是“可兑现的报酬” ↩
26. Memoria praeteritorum bonorum 拉丁语 回忆过去的美好 ↩
27. 如果是成名诗句，可以替换成“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
28. 着重"上" ↩